

孽海花

續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784B

歷史小說

孽海花

大聲圖書局印

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藏

編

海
第
三
圖
書
館
藏
書

歷史小說 孽海花三編目次

第二十一回

背履歷庫丁蒙廷辱

通苞苴妃子受宮笞

第二十二回

憤輿論學士修文

救藩邦相公主戰

第二十三回

賢夫人故縱籠中鳥

勇巡撫狂吹關外牛

第二十四回

革命潮伸出英雄手腕

暗殺彈飛來宰相頭顱

第二十五回

遼天躍馬老英雄自願送孤臣

燕士揮金豪公子無心結死市

第二十六回

艷幟重張懸牌燕慶里

義旗不振棄甲雞隆山

第二十七回

爐灰傳信扎英相救雄囚

杯酒動風雲和魂生義憤

第二十八回

驅雲喝月借力會審堂

救國保皇起發強學會

第二十九回

狼藉胭脂三兒入月

迷離葦蕩五姬爭風

第三十回

一鳴忽驚人尹御史初露頭角

兩堂同罪莊獲侍郎巧事迎逢

曆史小說 孽海花三編

青浦陸士諤撰

第二十一回 背履歷庫丁蒙廷辱 通苞苴妃子受宮笞

上回叙的是金雯青聽了唐卿一席話。曉得莊小燕放的冷箭。心頭異常不自在。獨個兒端坐床當中。學那老僧打坐模樣。好容易心氣和平點子。忽聽一陣異樣的聲浪。從外房透進來。唧唧啞啞。好似兩個老鼠怪叫似的。欸的跳下床來。踏著拖鞋。想闖出去。瞧一個明白。那裏曉得剛剛走到房門。一瞧外房那副形景。一股無明孽火。往頂門上頓時直透起來。久病纔好的人。如何擋的住。大喊一聲好呀。呀。好。好。好。這個世界。我還能往下住嗎。早天旋地轉。倒栽葱的直躺下地去。眼翻手撒。不省人事。張夫人聽得響。慌忙趕過來。瞧看。却不道一個小子。慌慌張張。從房裏奔出來。與張夫人恰撞個滿懷。兩

面站不住。合跌了一交。張夫人仰着這小子。伏着。恰跌在張夫人身上。張夫人大怒。喝問是誰。只聽那小子戰兢兢答道。小人該死。小人該死。聽是阿福聲音。當下阿福爬起身。扶了張夫人起來。張夫人問老爺怎樣了。阿福嚙嚙道。太太進去瞧了。就知道了。說畢。急急走了出去。張夫人也沒工夫管他。走進外房。只見彩雲鬢髮蓬鬆。面孔紅得着雨海棠似的。衣襟上鈕扣兒也沒。有扣上。微露出一線酥胸。嬌艷無匹。只見他兩隻玉手拖住了雯青一隻脚。嘴裏連喘帶說的道。老爺老爺起來。老爺起來。再瞧雯青直挺挺躺在地下。面色青白。好似氣都沒有了。張夫人又是急。又是氣。忙道。彩雲老爺怎麼這麼樣的。你爲甚麼還拖他的脚。一句話提醒了彩雲。只見面孔一紅。道。太太。我可被老爺嚇昏了。只當是他的手呢。說着。忙放掉了手。此時老媽子小丫頭子也都聞聲走集。帮着把雯青攙扶到床上。張太太忙叫倒開水來。

灌救一面分付請大夫一時開水倒上張太太親自拿了支匙一匙一匙灌救灌了三五匙只有一半到肚彩雲倚起了雯青用手輕輕替他拍着救了半天好容易一口氣回了轉來只是眼珠子定定兒的話還不能說呢張太太問彩雲老爺方纔好好兒的怎麼一會子就變成這個樣兒了彩雲道方纔太太也在老爺不是說嫌煩要養養神嗎太太回房後我就一個兒坐在外房爲的是防老爺要什麼叫起來便當點子靜候了一個多鐘頭不見聲響不覺困倦起來我就打起盹來了那裏曉得剛剛合上眼就聽得朋宕一聲怪響開眼見是老爺跌在房門口心裏急得什麼相似就沒命的奔去攙扶恰好阿福跑進來他一見也嚇得個發昏這擋口恰好太太進來了雯青此時話雖不能講神志却還清醒彩雲講的話句句都聽的明白只見他伸出雞抓般的手指指彩雲又指指門外似乎叫他走出去的意思彩雲低問

老爺喝葷湯麼。雲青鼻子管裏微微透了口氣，把頭略搖了一搖，忽見門簾啟處，阿福搶步進來報說：大夫來了。雲青一見阿福，不知怎樣牙關一咬，眼睛一翻，又昏了過去。張太太等又忙着喊救，一時金升陪了大夫進來。張太太、彩雲等都避向床背後去。大夫看過脈，向金升道：貴上這個病是急怒攻心，痰火上炎，想來未病之前，總遇着樁極不得意事情，我們外面去斟酌方子罷。金升應了幾個，是陪着大夫出去。張夫人等在床背後都聽了個明白。彩雲道：太太這大夫本領到真不小。老爺不是剛纔會着錢大人得了個俄羅斯地圖交涉消息，就這麼不自在起來的麼？說着，金升拿進藥方來，稟說大夫去了。說老爺這病吃藥是不相干的。這張方子且服一帖，再瞧今夜十二點鐘，請太太當心點兒。張太太一聽，曉得這病是沒有指望的了。心裏一酸，那淚就像斷線珍珠般撲簌簌直滾下來，還是彩雲有主意，叫金升拿藥。

方去贖藥。這夜大家廝守着雯青晚飯也沒有好生兒吃。藥煎好後仍是張太太親手用匙喂食的。雯青服藥之後忽地清爽起來。話也可以講了。手脚也可以動彈了。兩頰紅了。頗現春色。嫌被兒煩爆。叫太太揭下了些兒。張太太見雯青精神健旺了好些兒。總道是不妨事的。了心裏。到着實一寬。坐在床沿上輕問老爺這會子可怎麼樣。只見雯青搖頭道。太太你不必望我好。我自己曉得是不成功的了。講話的聲音異常宏亮。那宏亮中還帶着點子破壳音。與平日溫文態度絕然不同。張太太怔怔地向他瞧着。雯青忽向四邊瞧了。瞧問道。彩雲呢。張太太回頭道。姨太太那裏去了一個小丫頭子。道姨太太方纔在這裏的。自見老爺講話時光走出去的。張太太道。快去叫他。來小丫頭子應着去了。旋同了彩雲進來。彩雲一見雯青面孔上紅一陣白一陣。好像有甚不好意思似的。雯青嘆了口氣道。前世的孽緣。逃也逃不去。

的衆人聽了都摸不着頭腦。雙青指着彩雲向張太太道：「太太，我托你一件事，就是他這個人彩雲聽到這一句心裏別扑別扑，就不覺跳起來。只聽雙青道：『我和他總算要好了一場。我死之後，他如果要走，太太儘可以不必屈留他，別爲了個虛名兒，就悞了他的青春。』彩雲再不道雙青會說出這一番話來，不聽則已。一聽了，涕零感激，兩股執淚頓時直冒出來。雙青又分付了幾句別的話，喘急氣促，頓時熬不住起來。張太太靠在床前，按着雙青胸脯，緩緩往下揉挪。彩雲執着洋燭，手照站在床前，照看見雙青面色如紙，眼睛似閉非閉，彩雲纔悟出方纔神清氣爽，并非是真精神，乃是回光反照。這夜一點鐘時光，雙青兩眼一瞪，雙脚一挺，果然到長安道上去了。於是開喪發訃，料理一夜後事。那內內外外一切雜務，都虧了匡次芳辦理得有條不紊。十八這日，是大殮各鄉年世誼如李純客、袁尙秋、荀子珮、姜劍雲、米筱亭、黎

石農莊小燕錢唐卿陸萃如汪蔣孫易緣常段扈橋聞韻高等沒一個不到。當下純客等都在一塊兒談天。忽見一個當差的忽忽進來。走到唐卿身旁。叫聲老爺唐卿認得就是自己跟班名。叫小王的小王見了唐卿吞吞吐吐。好似要告訴什麼似的。唐卿會意。走到次間裏。小王也跟了過來。唐卿問他。有甚麼事情。這們的鬼鬼祟祟。小王道。好叫老爺得知小人的表弟小金。前兒蒙老爺寫條子薦在司庫上當庫丁。今兒革出來了。唐卿道。革出來了。那總是他不安本分。犯了什麼規例呢。不然再不會的。司庫官李老爺是我的同鄉。并且從前曾受過我的好處。小王道。李老爺原不說什麼。今兒來了一個內務府的甚麼裕大人。恰巧小金在那裏守庫。裕大人一見小金。就喝着鑰匙來鑰匙來。小金告訴他。庫上鑰匙是司庫官帶去的。大人要時。總要等司庫官來。那裕大人聽小金這麼說。眼睛就是一翻。喝問你是甚麼東西。小

金回說是庫丁裕大人就喝好庫丁多大的庫丁你敢限我等司庫官來再拿鑰匙麼你這庫丁好個大來歷我送你法廷裏頭去打了你再說問你再敢限我不敢限我小金道大人庫丁沒有說什麼如何倒要送我法廷裏去裕大人道諒你敢說什麼我送了你你便怎樣說着就要叫人送小金求道大人瞧我主子面上就此高抬貴手免送了罷裕大人就問你主人是誰小金道是前任湖北學政錢大人裕大人一聽老爺大名就暴跳如雷道你這庫丁你背出錢大人履歷來嚇我麼我本底可以饒你你擱出錢大人牌兒來我偏不肯饒你偏要打你打了你差不多就打了你主子當下就把小金送到步軍統領衙門打了一頓板子還留條子給司庫官把他的差使斥革了小金奔來哭訴老爺恰恰老爺在這裏送殯所以小人特來回一聲請請老爺個示下說畢垂手侍立兩個眼珠子逼住了唐卿但等發付只見唐卿

停了半晌纔說出一句道回家等着罷我總有回家的日子巴巴趕到這裏來小王應了幾個是退出去了唐卿仍回到花廳衆人問他何事唐卿道家人小王真不曉事遂把庖丁的事說了一遍尙秋道這裕大人是誰呢怎麼這麼的混鬧光景是喝醉了嗎小燕接口道旗人脾氣都是這麼著的這內務府裕少泉和大內端妃聽說還帶着點子親誼前兒頤和園要辦挂簾裕少泉走了端妃路子謀着了這個差使很賺過幾萬銀子回京銷差就孝敬了端妃一千銀子那裏曉得宮裏頭事情權柄都在總管連公公手裏這種驗收的事情連公公雖然不管賬那小太監却是承連公公意旨的小太監問他要驗收費裕少泉以爲有着這麼一個硬靠山總可以不必破鈔了竟是價冷笑三聲分文不給小太監回了連公公連公公略施小計在老佛爺跟前說上幾句小巧話兒挂簾不收責他重行採辦連端妃都挨了一頓板

子呢。唐卿道。端妃都會挨板子。是那個責打的小燕笑道。這句話虧你問出來。自然總是老佛爺。劍雲道。裕少。泉經了。這大磨折。怎麼倒又會紅起來。這會子仍舊在內務府當差呢。小燕道。所說他是旗人。從小兒一竟在京裏混。那點人情世故。自然被他混了個爛熟。他自從那回碰了這個大釘子。就翻然變計。挽人出來。在連公公那裏說通了。拜連公公做乾老子。連公公見他那麼識趣。自然碰機會提拔。提拔不到幾時。自然又紅起來了。唐卿道。怪道他那麼氣概。眼珠子裏沒有人。原來仗着那麼一個硬腰子。小燕道。現在這位老佛爺。英明神武。真不愧爲女中堯舜。本朝這個大局。都是他老人家一個兒支撐的呢。尙秋道。老佛爺聖明呢。自然沒有再說了。只可惜剛斷有餘。仁慈不足。聽說宮裏頭妃嬪。宮娥。只要碰在他老人家不高興。頭上就要行杖。并且行起杖來。一百八十行去看。記記都要著實行杖的。太監手酸了。

便換上生手。再打往往。打得血肉橫飛。侍立的內監。都心酸淚落。他老人家。坐在上面。眉兒都不會縐一縐。這不是剛斷有餘。仁慈不足嗎。純客道。那種話。是你我做臣子的。該說的嗎。衆人聽說。也就截住不談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憤輿論學士修文

救藩邦相公主戰

却說純客等在雯青家送過殯。各自散去。內中祇有黎石農。與雯青交情最厚。因爲雯青喜歡研究遼金元掌故。石農也喜歡研究遼金元掌故。雯青沒日沒夜鑽在故紙堆中。查攷西北地理。石農也沒日沒夜鑽在故紙堆中。查攷西北地理。兩個人論到氣味。果然是同氣。論到弊病。却又是同病。同病自然相憐。同氣自無不投。那交情自然比衆不同了。雯青自從這張中俄交界圖上。開出了岔子。雖然歸天得早。沒有受着處分。那回疆邊外。帕米爾七八

百。里。土。地。却。生。生。的。被。俄。羅。斯。佔。去。了。總。理。衙。門。拿。着。舊。圖。跟。俄。公。使。交。涉。
 了。好。幾。回。無。奈。俄。公。使。一。口。咬。定。說。這。交。界。圖。是。你。們。公。使。自。己。畫。的。總。不。
 會。有。錯。誤。老。規。矩。中。國。跟。外。國。交。涉。不。論。你。憑。着。怎。樣。的。公。法。據。着。怎。樣。的。
 理。由。到。頭。來。總。是。中。國。失。敗。的。何。況。這。一。回。俄。羅。斯。有。着。這。麼。一。張。着。硬。的。
 交。界。圖。呢。好。在。中。朝。大。度。優。容。慣。了。的。這。七。八。百。里。土。地。宛。如。九。牛。之。一。毛。
 毫。不。在。他。心。上。倒。是。京。中。那。班。名。士。議。論。風。生。紛。紛。傳。說。金。雯。青。賣。國。金。雯。
 青。賣。國。說。帕。米。爾。這。塊。地。是。雯。青。得。了。銀。子。賣。給。俄。羅。斯。的。眾。口。一。辭。牢。不。
 可。破。這。日。是。黎。石。農。生。辰。李。純。客。米。筱。亭。姜。劍。雲。等。一。班。門。生。錢。唐。卿。莊。小。
 燕。袁。尙。秋。等。一。班。朋。友。都。來。祝。賀。石。農。辦。了。兩。席。酒。團。坐。閒。談。十。分。有。興。席。
 間。又。談。起。金。雯。青。地。圖。事。情。尙。秋。道。雯。青。這。人。會。幹。出。這。種。事。來。真。是。睡。夢。
 裏。也。想。不。到。小。燕。道。一。個。人。要。了。錢。什。麼。事。幹。不。出。古。人。所。謂。利。慾。薰。心。真。

是一點兒沒有錯。但是這樁事情，兄弟也有點子，不是當日唐卿交給兄弟。時光兄弟不會仔細瞧一瞧，就是麼？媽媽虎虎替他存了擋，那裏曉得他倒用着這麼壞的心思。你我都鑽在他圈兒裏呢。唐卿道：就爲雯青爲人一竟，沒有錯過。不然誰耐煩替他傳遞呢？小燕道：以君子之道待小人，其過失在忠厚。劍雲接口道：這種賣國賊，自應肆諸市朝，警戒萬世。就這麼得保首領，以沒總算是雯青的徼倖。筱亭道：這樁事情，倘犯在乾嘉時代，就是死了，也早戮屍了。純客道：本朝中與以來，政令多尙寬大，其實治亂國用重典。這寬大，正是朝廷的過處。石農見衆人，你一句我一句，都議論着雯青，心上很是不自在。現在見劍雲等也都這麼說，再也耐不住了。開言道：雯青是賣國賊。這句話，我可不敢相信。雯青平日爲人，何等的溫文，何等的倜儻。賣國是甚麼事情，也是他做的嗎？純客道：老師以君子之腹度小人心，自然要不相。

信了。但是輿論如此。老師又拿他怎樣呢。石農道現在的輿論還有什麼憑據。不是我說一句憤世的話。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拿現在的輿論比起來。簡直倒差不多呢。劍雲道。老師罵世罵得太利害了。石農道。這是公論。倒並不是罵世。小燕道。這個公論只好石農兄一個兒去公罷了。石農道。雯青這地圖。我雖沒有見過。想來總是他學識上的錯誤。也許是上了人家大當過一天。閒了我總要做一部西北地理攷。把他這張交界圖也附在裏頭。上下千年縱橫萬里。雯青這不白之冤。除了我再沒有人肯替他伸的了。唐卿道。金元掌故。西北地理。果然都是絕學。現在雯青死了。就只石農還懂這個。當下席散。各人各回公館。石農果然就此閉戶。著起書來。唐卿等曉得了。倒都嘆服他有義氣。話且不表。且說遼瀋之東。日本之西。有個半島國。名叫朝鮮。幅圓五六千萬方里。人口五百餘萬。地處溫帶。物產豐富。是很好一塊好地方。

殷周交替時光殷賢箕子曾避居到此後來周武王就把朝鮮封給了箕子
歷史留傳歷漢唐宋明這朝鮮一竟服屬中國受勅封奉朝貢爲天朝不侵
不叛的蓋臣自從崇禎十年二月滿洲兵打進了平壤中國鬧着流寇沒工
夫去救朝鮮王李倧就此降服了滿洲於是中國屏藩變成大清屬國矣後
來大清入主中夏奄有萬方朝鮮一邦自不必說自然逢時入貢遇歲來朝
那裏曉得近幾十年裏頭東鄰崛起了一個日本國這日本幅圓原不過中
國二三省大小自從倒幕以後明治天皇銳意維新事事效法歐西立議院
開國會君民一德兵學兼營到這會子居然也算得着強國了趁中國多事
的時候就把左近琉球羣島并吞了得寸進尺虎視眈眈大有席捲朝鮮囊
括遼瀋之志無奈中國此時國勢雖然不強國力尙還充足湘淮宿將未盡
凋謝陸軍有湘淮舊軍海軍有威毅伯所練的鐵甲兵艦日本見了究還有

點子顧忌不敢公然開釁於是放出籠絡手段卑辭厚幣派人到朝鮮要求立約通使朝鮮不敢專擅到天朝來請示政府裏王大臣喝酒唱戲還忙不了那有工夫管這種閑事幾個軍機大臣尙書侍郎又要緊研究骨董咧字畫咧攷據咧詞章咧公羊學咧程朱學咧所以公事雖到理藩院政府裏幾位大人竟瞧都沒有瞧過朝鮮見天朝不聞不問就跟日本訂立了條約互放了欽使朝鮮還恐怕上國責言又行了一道公事來陳明此事王大臣一笑置之龔尙書還向威毅伯道這東洋國一竟說強了強了如今看來強煞也不見濟甚事朝鮮是我們的屬國也竟情願跟他訂立條約互派使臣那不更以屬國自居麼沒志氣甚了那裏曉得隔不上幾年朝鮮就有李星應之亂日本得着這個機會馬上派外務卿井上馨率兵前往虧得政府得着註日欽使呂順齋密電也調了幾枝兵去總算沒甚笑話鬧出來事後責問

日本爲甚無端派兵到我們屬國裏去。日本回說朝鮮是獨立國。按照萬國公法派兵到獨立國去。毋庸再行知照。第二國中國是朝鮮鄰國。若說日本派兵應先知照中國。這回中國派兵爲甚不先知照日本呢。政府中人接着日本這麼奇橫的回報。真是哭不得笑不成。忙叫駐日欽使向日政府辨論。表明這朝鮮實是中國藩屬。日本人始終不肯承認。回說按照萬國公法。藩屬沒有跟人家訂立條約。互派使臣的權柄。朝鮮既然是中國藩屬。怎這倒又能跟日本訂約。派使訂得約。派得使。就真是藩屬時自訂約。派使這日起。早把這藩屬兩字名稱取消了。政府中人到這時候纔明白。日本跟朝鮮訂約。派使的深意。自恨沒有研究過公法。學懊悔不及。辨來論去。弄到個舌敝唇焦。日本纔派了個伊藤博文到天津。跟北洋大臣面議此事。那時北洋大臣威毅伯不知聽了幕府中那一位的奇計。用三國演義周瑜接待蔣幹故。

事。傅。齊。了。北。洋。將。弁。一。個。個。頂。盔。着。甲。弓。上。弦。刀。出。梢。還。有。刀。斧。手。咧。鋼。叉。隊。咧。藤。牌。隊。咧。大。旗。隊。咧。馬。刀。隊。咧。洋。槍。隊。咧。擡。槍。隊。咧。齊。整。整。威。威。風。風。從。轅。門。直。排。到。大。堂。兩。垛。牆。似。的。黑。壓。壓。都。是。個。人。威。毅。伯。戴。着。紅。寶。石。頂。拖。着。雙。眼。花。翎。穿。着。御。賜。黃。緞。馬。褂。帶。着。幾。十。名。紅。頂。花。翎。的。差。官。接。將。出。來。兩。旁。兵。弁。喊。一。聲。吶。真。不。啻。山。崩。地。陷。以。爲。這。點。子。漢。官。威。儀。伊。藤。博。文。瞧。見。了。必。定。胆。子。都。要。嚇。破。的。那。裏。曉。得。伊。藤。博。文。倒。很。鎮。靜。見。了。威。毅。伯。說。上。幾。句。不。亢。不。卑。的。話。威。毅。伯。叫。何。太。真。跟。他。磋。商。究。竟。立。了。個。攻。守。同。盟。條。約。條。約。上。載。明。此。後。中。日。兩。國。如。果。派。兵。到。朝。鮮。彼。此。須。先。期。知。照。自。從。這。個。約。訂。立。之。後。朝。鮮。這。一。邦。變。成。中。日。兩。國。共。同。保。護。的。了。從。此。以。後。朝。鮮。國。裏。頭。便。分。了。兩。個。堂。派。一。派。是。親。日。黨。一。派。是。尊。華。黨。尊。華。黨。多。半。是。老。成。碩。望。政。界。有。權。力。的。人。又。名。保。守。黨。親。日。黨。都。是。少。年。

躁進之徒。又名改進黨。這兩黨在國裏頭。真是冰炭水火。常常起暗潮。到這一年。不知怎樣。竟釀起亂事來了。亂到個不得開交。朝鮮王發了急忙請中國駐韓大臣方愷入宮商議。這方愷是中興名臣方甲之子。雄才大略。很有濟變救時的本領。當下入見韓王。就道。大王不必憂慮。只消電稟中朝。調派天兵到來。這些亂黨。正如秋風掃落葉。何難一捲而空。韓王道。此事全仗天使方愷道。都在本大臣身上。回到衙門。連發了三個電報到北京。本朝自雍正年間。設立了軍機處。一切大政。均由軍機處主持。此時軍機大臣裏頭。要算龔和甫。尙書是鐵中錚。無論甚麼事情。龔尙書主張了。衆人是不敢拗的。當下龔尙書瞧了電報。奏明聖上。立請調兵往救。旨意下來。着北洋大臣就近調兵前往。威毅伯因與日本有約在先。遂一面派兵。一面行文。知照日本。那裏曉得日本這時光也。早早在那裏派兵了。這裏照會方纔行去那邊。

照會也。恰行來兩國的兵還沒有行到朝鮮的亂黨却早冰消霧解。朝鮮王忙差人到中日兩國報說亂黨已平。情形兩國政府宛如沒有聽得。雄兵猛將滔滔滾滾。只向朝鮮進發。朝鮮王沒奈何。祇得直捷爽快。謝請兩國回師。中國統兵大臣宋慶馬上照會日本統帥陸奧光宗約期退兵。陸統帥回說退兵須候政府訓令待稟過政府再談。宋大臣電報回來。威毅伯只得叫他也暫時駐紮着那裏。曉得日本非但不退兵。海陸兵將反倒陸續添增起來。這時光朝鮮天津北京往來電報一天裏總有數十通。中國責問了日本。日本回答的又是一片遊辭。甚麼朝鮮這個國腐敗極了。不好之整頓一番。終不會強盛。敵國跟貴國都是朝鮮近鄰。利害都相關的。照理應該替他整頓整頓。趁這當兒就把他們內政大大改革一番。也是你我鄰邦應盡的義務。中國回他朝鮮內政天朝素不干預。貴國盛意未敢曲從。這一來日本

原也料定的中國是專制國朝鮮也是專制國朝鮮的政治原都跟着中國學來的中國要會整頓朝鮮不先整頓整頓自己嗎現在中國這麼答覆過去日本人道貴國既是懶怠敝國可義不容辭了於是中國催他退兵日本人置之不採自顧自進兵看看情形大有開戰的樣子漢城天津北京往來的電報愈加繁數威毅伯自度兵力還未敢自詡必勝軍機大臣龔和甫却早怒髮衝冠道日本不過是個島國罷了倒敢這麼自大不太欺負人嗎不給他個下馬威我們中國如何還能駕馭羣夷料這島國就傾國皆來也不過我們中國二三省人濟得甚事欲知中日兩國開戰與否且聽下回再講

第二十三回 賢夫人故縱籠中鳥 勇巡撫狂吹關外牛

却說龔和甫龔大軍機聽了日本國那麼無理的要求勃然變色一意主戰北京城裏一班名士得着這個風聲少不得學了時髦上幾個主戰的摺子

和和龔大軍機調正是聚米殿前不少持籌之馬。援推枰局上無須決策於張華錢唐卿從袁尙秋處談天回來正想也擬個摺稿和和龔和甫忽報段扈橋來拜家人引進相見畢。扈橋道紗帽衙衙出了一樁奇聞曉得麼唐卿道紗帽衙衙誰家。嚙扈橋道就是貴同鄉金雯青公館裏呢唐卿愕然道雯青家裏出甚奇聞。扈橋道雯青的如夫人走了唐卿道雯青如夫人就是傅彩雲呀。雯青在日跟他感情很好當日進門時光紅燈綠轎鳳冠霞帔用過一番殊禮。雯青出使外洋就把他當着正夫人他們兩個的交情正是比衆不同。怎麼雯青剛剛斷得氣骨肉未寒倒就走了人之無良一至於此。納寵者可謂寒心。扈橋道雯青如夫人的走聽說還是他正夫人故意縱的呢。這其中實有一段難言之隱。原來雯青去世後幸得張夫人賢德家政一切料理得秩序井然。應省的省應減的減。倒比雯青在日嚴肅了許多。親友們見

了沒一個不稱贊。張夫人見北京費用浩繁，僑居殊非善策，寫了封信回南，叫蘇州本宅豫備一切。不日就要盤桓回里，所有家人廚子人等北京用的，盡都辭掉，只剩阿福、金升等幾個南邊帶來的，依舊留着，以便途中照料。又想起雯、青臨終之言，曉得彩雲這個人必定守不住的，晚去不如早去。一來免了出醜，二來又省盤費。遂叫老媽子喊彩雲過來，想就當場開發他。老媽子應聲而去。一會子就見彩雲穿着一身素服，不施脂粉，淡掃蛾眉，像一殿嫦娥般，娉娉婷婷，走將來，輕啟檀口，叫了聲太太，就在下首凳上側身坐下。張夫人先把他上上下下打量一會子，見他眉翠如春波，橫欲語，那個柔若無骨的嬌軀，坐在凳子上，宛如風擺荷花般，不住的搖動。論到體態，論到丰姿，果可以算得着舉世無雙。人間第一，不覺暗暗贊嘆了兩聲。遂開言道：彩雲，我叫你過來，並不爲別樁事情。現在老爺是沒了，我們家裏沒有甚麼大

家計你也知道的。這幾年工夫，老爺在外面做官場面，是要綳的。應酬是省不來的。開消何等的大。現在沒有人賺錢，我可要收門頭了。該省的就省。該節的就節。你是老爺在日，舒服慣的，跟我過這種苦日子。你雖然沒甚話講，我心上倒也很有點子過意不去。所以叫你過來跟你商量個妥善法了。彩雲道：太太多慮了。我嫁了老爺，就是老爺的人。老爺沒了，就是太太的人。難道還有甚麼變心不成？太太要收門頭，節省開消，也是正理。我跟着太太，有粥吃，有飯吃，飯那怕粥飯沒得喝一口兒清水度日，只要大家義氣，我也不怨的。有家計沒家計的話，請太太別提了。張夫人道：不是這麼說。樹倒猢猻散，世上從無不散的筵席。老爺臨沒時光，分付的話，你也聽得的。像你這麼年輕貌美，正好在世界上享點子榮華富貴，沒的倒叫我跟着我受苦。就是老爺不分付我，我也要叫你去的。何況老爺有過這麼一句話，現在我也

不要你甚麼兩紙身契還了你老爺創給你的衣服首飾儘管帶去總算死者留給你的一點兒記念品你意思裏頭怎樣彩雲道太太把我瞧得輕了我雖是堂子裏出身頗也曉得點子大義老爺在日何等恩情現在屍骨未寒我就要出這座門人就容我天也要不容我說過跟着太太喝粥喝水都不怨請太太放心就是了張夫人道孤負你青春也怪可憐的彩雲道那是我自願再不會怨太太的張夫人見彩雲斬釘截鐵矢志不移不覺嘆道再不料你竟有這麼的志氣可敬可敬從此張夫人待到彩雲比雯青在日時光還要要好過兩倍家裏頭事情無論什麼總和他商議有時竟脫口稱他妹妹并不稱名道姓家人們見了無不贊嘆只有阿福時常暗裏竊笑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張夫人爲了樁不知甚麼事要和彩雲商議恰恰老媽丫頭等一個不在身邊遂親向彩雲房裏來纔行到房門口還沒有揭軟簾就

聽得裏頭一男一女講話聲音。張夫人嚇得忙縮住腳心裏別朴別朴跳一個不住倒像自己作了歹事似的。氣花都不敢哈一哈。只聽一個男的聲音道你既然舍不得我前兒太太放你出去爲甚倒不走。不然你我兩口子這會子早在上海享福了。又聽一個女的聲音道你那裏知道我自有的意思。偷然我前兒走了你去想罷。我還能夠說到這裏聲音便低了下去。一回只聽得那男的笑道你心思倒巧。接着便是男女褻狎聲音。張夫人這時光實是沒耐煩。再聽了轉身回向自己房中盤算了一夜。盤算出一個法子來。次日張夫人出坐中堂。叫老媽子喊阿福。阿福不知就裏。應聲而至。稱了聲太太。垂手侍立。張夫人道阿福。舅老爺有信來叫你去一躺。今天給你二十塊錢。馬上就好動身。阿福道舅老爺不是在保定麼。張夫人道還用問麼。快去快回。阿福應了幾聲。是張夫人隨叫老媽子拿出二十塊洋錢來。立逼阿

福動身。阿福要到彩雲跟前告一聲兒。別都不能如願。只得硬着頭皮跨上驢車長行去了。這時光彩雲正香夢濃酣。擁臥在繡衾裏呢。等他醒來。阿福蘆溝橋也早過了。彩雲不見了。阿福心中如有所失。坐也不安。立也不穩。恁你做什麼事。心裏頭總是不大高興。并且張夫人家法嚴肅。不比雯青在日。可以自由行動。現在要跨出中堂門。家人們已經要上來盤問。至於張夫人見着彩雲依舊有說有笑。攙住手問問這樣問問那樣親熱得要不得。好個天資活潑的傅彩雲。被禮義拘束住了一點子。轉動不來。宛似籠中小鳥一般。問問老媽丫頭都說阿福奉差出去了。心想奉差出外。總有回來之日。那裏曉得等了一月有餘。依舊杳無影信。彩雲本是個風月班頭。花叢領袖。似這樣衾寒枕冷的日子。叫他那裏過得慣。一日夜飯初罷。一個貼身大姐名。叫巧寶的。走向彩雲身邊。附着耳低低說了幾句。不知什麼話。只見彩雲回。

頭望了望，好似防人聽得似的，回向大姐道：「叫他靜後，僱好車子，等在後門口。」是了，大姐點點頭，走出去了。等到更深人靜，彩雲跟巧寶兩個開箱，倒籠把金銀細軟，打了一個包袱，耐着驚嚇，大著胆子偷了兒一重一重門，開出去，開到後門外，見果有一部驢車停放在那裏。車上阿福聽見開門聲，响拍的跳下地來，低問來了麼？彩雲輕輕答應一聲：「阿福接了包袱。」彩雲巧寶先後上車，阿福跨上車，轅揮上兩鞭，轆轤一片輪聲滾向軟紅塵而去。金公館直到次日，午後不見彩雲，開出門來，方纔疑惑在門外大聲叫喚，也不見有人答應。慌忙報知張夫人，張夫人曉得事情不妙，叫兩個家人推開了門，進去，看時那裏有什麼彩雲影子。箱籠抖亂，開箱看時，所有金珠首飾，值錢細軟，都被他收拾一空。金升慙慙着報官，張夫人笑道：「走了就完了，還報什麼？官報官報，府不過出老爺的醜罷了。并且他這個人，我們也養不活他。」

他是老爺在日跟着老爺四處八方野鳥般野慣了的。現在要他住在籠裏頭。他如何肯。這會子走出了我們這座門。倒也好隨他出醜也。罷不出醜也。罷通不干我們姓金的事。扈橋就把此事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唐卿聽了。始而駭。繼而悟。終而嘆。服道。雲青夫人不愧爲巾幗良平。脂粉房杜。這事處置得妙。噫。二人又談了回別的事。扈橋辭去。唐卿纔待起稿。接着羣如又來一見面。就道。唐卿兄。珥齋大得意了。曉得麼。唐卿道。珥齋本來很得意呢。現在湖北做巡撫。羣如道。軍機處昨兒接着湖北遞來一個封奏。是珥齋拜發的。唐卿兄。你道他摺子裏頭講點子什麼話。唐卿回說。猜不着。羣如道。珥齋摺子上的話。力請保藩主戰。句子說得非常鋒利。甚麼海禁大開。以來。東南屏藩淪喪。殆盡。緬甸淪於英。越南淪於法。琉球淪於日。今朝鮮又見告矣。設再不力爭。朝鮮一失。吉黑奉三省。本朝發祥重地。祖宗陵寢所在。危迫情形。

有非。臣下所忍言者。而外。內蒙古。與強俄。相接壤。前後。西藏。與英屬。印度。相毗連。設英俄。尤效日本。各肆其鯨吞蠶食。後患何堪。設想。臣讀書。養氣。將略。本非所長。憤廷臣之泄沓。肉食之多。鄙願部勒三楚。健兒徑赴前敵。明知螳臂擋車。無補大局。聊以報聖朝二百年養士之恩。云云。你想他這個摺子。利害。不利。害唐卿道龔相國。必定喜歡的了。奉如道龔相國。在上頭力保。要派。珥齋做邊防大臣。命他帶兵出關呢。唐卿笑道。一陣吹牛。倒被他吹着了一個紅差。使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革命潮伸出英雄手腕

暗殺彈飛來宰相頭顱

却說奉如去後。唐卿閉門靜坐。把奏稿擬好。臚上摺子。次日就拜發了話。且不表。如今要接表。第五回書中的革命黨員楊雲衢。奉着黨魁孫一仙之命。到上海探聽陳千秋消息。船到碼頭。就找到千秋寓的那家旅館。把行李卸。

下夜飯後就到賬房裏跟帳房先生閒談無意中間起這裏上月不是寓一個廣東人姓陳名叫千秋的麼聽說此人還欠這裏幾塊錢房飯金是嗎賬房道這位陳先生真也奇怪的很他一到我們這裏就獨個兒包了三個房間他通祇一個子住也只住得中間一間其餘兩間都白關着問他爲甚要這許多房間他回說豫備朋友來往的却從沒見他有朋友來住過一夜再有一樁奇怪處他的房間從不許我們茶房走進一步他就出外那房門上鎖兒也是他自己帶來的我們有着他是不耍他那脾氣兒却又是爽不過一進門就付我們一個月棧金這種好客人我們自從開張到今從沒有碰着過雲衢道這姓陳的聽說就此一去不來是麼賬房道陳先生我們這裏只住得五天就此去了行李物件也沒有來取雲衢道姓陳的去後有人來問過他沒有賬房道有個外國人來問過他兩回瞧模樣兒好像是教門中

人雲衢道：「除外國人外，更有別個人來過，沒有賬房道。此外就沒有什麼人了。」雲衢道：「現在陳千秋的行李，想來還在這裏。賬房道早取去多時了。」雲衢驚問：「誰來取去的？」賬房道：「陳先生親手來取去的。別個來，我們也不肯給他呢。」雲衢道：「陳先生是不是？」就是陳千秋。先生賬房道：「你這位先生問出奇怪來了。」自然是陳千秋。先生雲衢道：「幾時的話？」賬房道：「光景有兩個禮拜了。」雲衢指一算，兩禮拜前自己恰好在香港動身。當下探聽明白，就打了個電報到廣州國民街機關部去。原來陳千秋自在瑞記洋行起出軍火，後馬上到德公司輪船上，跟大班接洽。定當途遇摩爾肯，因為黨事旁午，隨便約了句夜飯。後七點鐘到寓談天。後來又碰着了哥老會頭目畢嘉銘，要緊商議公事。就把摩爾肯的約忘掉了。這夜就耽擱在畢嘉銘那裏。畢嘉銘又介紹了兩個朋友：一個雄糾糾、氣昂昂的，姓馬名福益；一個溫文爾雅、年紀很輕

的姓黃名軫號廬吾這兩個人都是東亞奇士中國人豪與陳千秋談兵說劍意氣很是相投過了一夜陳千秋爲軍裝事情趕向輪船來那裏曉得這時候德公司船上軍火剛剛被洋關查着包打聽巡捕簇了一大堆正鬧着要拿捕軍火主兒呢陳千秋心中一急趕忙回到畢嘉銘寓所問他可有甚麼法子畢嘉銘道洋關查了去還有甚法子千秋又把包探巡捕查緝情形說了一遍畢嘉銘道千秋兄你那廝裏頭可回不得去了防包探巡捕在那裏守候這幾天你且住在我這裏待冷冷場再去取行李物件千秋應允誰知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陳千秋這回軍火遭了失敗心裏快快不樂碰着畢嘉銘等又分外要好叫他喝酒解悶喝了個爛醉就此病起酒來起先不過是宿醉未醒後來竟變成功真病寒熱交作人事不知足足病了十多天等到病好回廬携取行李發電通知廣東那邊楊雲衢早已動身了千秋取出

行李在畢嘉銘廬裏頭又耽擱了兩天糾合了畢黃馬三位奇士一同趁輪向廣東進發雲衢到上海千秋等剛剛行在半路兩面都行個不巧恰跟小孩們捉迷藏相似當下雲衢打了電報廣東去隔不到幾天就有回電到來叫他馬上回廣東并說千秋等已到三會哥老兩會業已合并共同組織成功一興中大會同心一德力謀革命之進行等語雲衢喜極買張報紙一瞧恰好有公司船開向香港去遂托賬房打了張船票汽笛一鳴離去春申江乘風破浪徑向廣東進發在路自然無話一到香港早有黨員接待到華興旅館住下這旅館也是黨中公款開辦外面看來好似營業性質其實是黨裏頭秘密機關店裏一切職員上自賬房下至僕役沒一個不是黨人當下楊雲衢卸下行李就詢問本黨近來消息黨員道本黨這個月裏發達真是

一日千里不可限量哥老會畢君黃君馬君一到這裏聆着本黨黨魁孫一

仙君和衆豪傑的議論不覺大大感動甘願破除成見跟本黨聯合這麼一來本黨的勢力範圍頃刻膨漲到長江流域去了一瞬之間增添了好多十萬同志現在孫一仙歐世傑同到南洋羣島籌款去了但候籌有的款就好再辦軍火海內外同志只消通一個暗號驅逐胡清光復舊土真是指顧間事呢雲衢又問畢嘉銘等三人怎麼樣了黨員道黃廬吾君因在兩湖書院肄業先回湖北去了畢馬兩君還在廣州呢雲衢在香港耽擱了一夜次日過江到國民街本黨機關部會着陳千秋和畢馬兩位英雄雲衢見畢馬兩人都不過三十上下年紀虎彪彪雄糾糾英雄氣概十分可愛畢馬兩人見楊雲衢一表非凡也不覺自然而然親愛起來自此兩黨并成一家有福相慶有灾相吊要好得親弟兄一般黨魁孫一仙航海而南從新嘉坡經巴達維亞北般島古達埠慕月萬隆梭羅日惹泗水三寶壟安班瀾坤甸仰光

蘇門答臘。西里伯島。望嘉錫。峇釐陵。諫義里。吉隆坡。馬隆。直至日本長崎。橫濱。神戶。東京。南洋大小各島六十多碼頭。凡中國人足跡踏到之處。沒一個不遊到。苦心孤詣。奔走呼號。古人說得好工夫。用得深。鐵杖可磨針。孫一仙一個碼頭。一個碼頭。演說開去。竟被他募集了無數經費。一有錢革命事情就容易辦了。一仙回到廣州。國民街機關本部召集同志商量進行方法。此時興中會已在香港組織一機關。報名叫中華日報。當下就把召集同志的事情。在中華日報上登了個廣告。黨裏頭凡有緊要事情。登起廣告來用的。都是暗號。像密碼。電報一般。黨外人瞧了一點都不會曉得。只有本黨人員能夠明白。卽如此。回廣告登了開去。黨外人瞧了。不過是一張尋常賣藥告白。那裏知道這裏頭有這許多奧妙。各路同志見了。這個廣告。輪船的輪船。帆船的帆船。雲蒸霧合。都向廣州進發。到了大會。這一天三四進的那所大。

房屋擠得結結實實都是各省青年志士本黨著名英豪一仙穿着西裝從容不迫跨上演台衆人見了一仙那副英秀面容不知怎樣心裏頭自會喜歡自會起敬一片歡迎拍掌之聲轟起如雷那兩邊坐的評議員却增添了兩位是黃廬吾畢嘉銘合了歐世傑何大雄張懷民史堅如共是六位此外常議員稽察員幹事員偵探員司計員等也無甚出入一仙步上演台向衆人先哈了哈腰高聲道我最親最愛的熱心共和投身革命諸君呵諸君每日每夜所希望所夢想時時刻刻所不能去諸懷者非革命事業乎諸君革命時機到這會子已經成熟我們同志正好趁這時機伸出英雄手腕在東亞大陸轟轟烈烈做一番大事業驅逐胡人光復舊土建立成功一個極偉大極文明的共和大民國諸君要曉得極文明極偉大共和大民國不是輕易易能夠成功的總要用代價去調換這代價是甚麼東西呢並不是金

並不是銀。就是我們的熱血。我們的性命。我們要建立成功。共和大民國。總先要犧牲掉這生命會場上。聽到這幾句話。拍掌之聲。頃刻又如雷而起。一仙又道。倘要貪生怕死。便不是革命英雄。便不是救國志士。現在南洋羣島六十多埠僑民。不約而同贊成我們的事業。捐集經費。已有一千多萬。我們再要不舉事。那裏對得住這班捐助軍費的同胞。衆人聽到這裏。又齊齊拍掌。一仙道。衆位同志。革命事業。應當動手。不應當動手。全在衆位此刻的贊成。不贊成。兄弟意思。現在就要動手。衆位如果贊成。請卽舉手。這句話纔說完。會場上頃刻盡都是手。彷彿成了個手林。一仙喜道。難得衆同志全體贊成。氣吞全球。目無此虜。就這股氣。已足光復故土。而有餘。陳千秋起身道。要起事。總先要預定方略。從來用軍行兵。不必交得鋒。接得戰。有識見的人。已能預測孰勝。孰負。孰存。孰亡。這豫測從那裏測起呢。就不過觀察兩軍的方

略罷了。現在我們要起事。這用兵方略。請問會長。可曾豫定一仙道不定方略。如何好進兵。我早籌之熟矣。陳千秋道。現在可以起事的地方。只有三處。一處是北京。北京係虜清建都之所。政治施發的總機關。革命從北京入手。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北京一得其餘。各省自不難迎刃而解。這一處地方最上一處是武昌。武昌南扼衡湘。西連川蜀。東達吳越。北通豫洛。爲全國總關鍵。形勢最爲便利。革命從武昌入手。所謂登高一呼。四方響應者也。一處就是廣東。廣東面山背海。地處偏僻。以守則固。以退則便。然叢山峻嶺。與腹地相阻隔。於進取之道。未或相宜。會長既定方略。不曉得於這三處地方選擇那一處。一仙道陳君老謀深算。眞革命軍之軍事家也。但是這三處地方。我看廣東最好。北京猶人身之首領。與人相鬥。驟擊其首領。則其人之兩手兩足。勢必竭力奔救。現在自度兵力尙未足。語此武昌處全國之中。四通八達。

進取果然有餘。保守尙形未足。只有廣東地處濱海。在虜人視爲邊鄙。就失掉了。也不甚足惜。而吾人從南洋羣島進來。澳門香港節節可以駐足。軍火糧食在在可以接濟。進可以有爲。退可以自守。吾黨之南洋羣島。猶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也。衆會員聽了。無不佩服。忽見一個精神煥發的少年。自外闖入道。李鴻章遇了刺。也衆人都覺愕然。欲知李鴻章爲甚遇刺。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遼天躍馬老英雄自願送孤臣 燕市揮金豪公子

無心結死士

上回敘述革命黨孫一仙正在開會商議進行方略。忽地闖進一個少年。報說李鴻章遇了刺。到底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孫一仙等號呼革命之年。正中日兩國戰爭劇烈之日。這時光中日兩國爲朝鮮事情相持不下。龔大軍機

一意主戰。威毅伯。他不過只得遣將派兵開赴朝鮮。去淮軍宿將如海軍提督丁汝昌。陸軍提督宋慶。魏汝貴都在調派裏頭。日本人下一個先發制人手段。一砲轟沉了高升輪船兩邊。遂下詔宣戰。開起仗來。日本雖是個島國。出點子人才。却非常利害。中國跟他開仗。宛如孩子同大人打架。打一回敗。一回打到後來。索性瞧見日本人影子。都會跑了。中國的兵將在本國地界。耀武揚威。好像也十分利害。不知怎的一遇見敵人。就那麼的不濟事。此時軍界中有一位老英雄。姓馬名玉崑。年紀望七光景。精神十分充足。出身行伍。積勞歷保。到記名提督署過幾任總兵。爲人很尙義氣。愛朋友。跟丁汝昌。魏汝貴等感情非常的濃厚。當下丁魏俱奉着北洋大臣軍令。調赴前敵。去馬玉崑曉得了。忙叫人到六國飯店定了兩席。極豐富的酒。替了汝昌。魏汝貴。饒行。又邀請了幾個軍界闊人。做陪客。席間所談無非都是些吉利話。

兒盡歡而散。丁魏先後出發。後馬玉崑就派了兩個心腹人到天津去做坐探。得着軍報。馬上就來報告。起先幾個電報。雖未見大勝。也不至小挫。倒還將就得過。弄到後來。一報不如一報了。今朝海軍被困。明朝陸軍小挫。後來索性鐵甲兵輪被日軍轟沉了。擄去了陸軍。退出平壤。了大敗了。四散奔逃。了馬提台氣得要。不的。又過幾日。聞報丁汝昌投降了日本了。魏汝貴大敗。而回朝廷。異常震怒。下了一道嚴旨。著北洋大臣嚴密拿辦。馬玉崑得報。心想丁魏都是淮軍名將。怎麼這麼不濟事。難道這東洋人比了長毛。還要凶不成。現在嚴旨拿辦。魏汝貴是個罪臣了。只是他家裏又沒甚麼。大家計兒子又不甚出息。要有個短長。叫他合家子倚靠誰呢。想畢。分付套車。徑到麵粉衙。魏公館門上通報進去。魏汝貴兩個兒子作對兒。迎出來。迎到廳上。坐下。玉崑問起天津北洋大臣那裏可曾去打點過。魏公子道。北洋跟家大

人交情是很厚的。打點一層倒可以不必。倒是上諭上邊字句嚴厲。不過倒是件難事。小姪等正想要到府請請老伯的示。這件事除了你老伯別一個。就是要拯救也不能夠呢。馬玉崑道。老夫跟尊翁十年交好。他的事差不多就是我的事。只是無權無勢。所謂心有餘而力不足呢。魏大公子。魏二公子。聽了頃刻涕泗交流。插燭般跪了下來。齊道。我們老人家知己朋友只有你老伯。老人家朋友裏頭肯行俠仗義的也只有你老伯。我們老人家這件事無論如何總要你老伯幫忙的。馬玉崑道。我能夠盡力。總無有不盡力的。現在在北洋手裏。明兒除非天津去一躺。當面求求威毅伯。只要他老人家肯答應。筆頭上鬆一鬆。這事自然就輕了。魏大公子。魏二公子都起身道。謝馬玉崑辭着出來。馬上坐了長行車向天津進發。在路無話。一到衛裏徑投總督衙門來。帖子投進半晌不見請會。心下躊躇道。威毅伯素來很謙恭下士。

的。怎麼這會子倒託大起來。原來威毅伯正料理着軍務。又要籌備糧餉。調動人馬。又要籌畫方略。指授機宜。又要瞧閱戰地來的電報。又要寫本上奏。這樣要管那樣要管。忙得他幾乎講話的工夫都沒有。瞧見馬玉崑名片本底早擋駕了。因念他是個宿將。或者有奇謀異策。前來相獻也。朱可知遂傳令請見巡捕官。應了一聲。是揚着帖子出去。向馬玉崑請一個安。說了聲大帥請軍門花廳相見。說畢揚着帖子引導馬玉崑。捋了捋鬚。跟着巡捕徑行進內。到花廳上。堪堪坐定。就聽一陣脚步。响一個家人打起軟簾。威毅伯龍行虎步的走進來。馬玉崑一見威毅伯。搶步上前。屈着老腿。請了一個安。威毅伯一哈腰。一揚手。總算是還安的意思。賓主坐定。家人送上了茶。威毅伯開言道。老英雄降臨。可有甚奇謀秘計。補助老夫。麼。馬玉崑先應了幾個是。然後道。標下有一樁事情。要在伯爺跟前討一個情。威毅伯一楞道。老英雄。

替誰討情呢。馬玉崑道：「就是魏汝貴。魏汝貴原是伯爺舊部，此番失了機，聽說就在伯爺衙門裏審判。上頭旨意非常之嚴厲，威毅伯點頭道：「不錯，上意果然非常嚴厲。老夫就爲這樁事，很覺爲難呢。」馬玉崑站起身，又請一個安道：「少不得總要伯爺恩典，標下也不敢多求，只要能夠成全他性命，已是逾格洪恩了。」這魏汝貴論到他的罪案，果然死有餘辜，念到他家裏頭境況實是可憐的，很威毅伯道：「這事我知道了，且擬一個電奏稿子，碰碰他運氣，看只要上頭不駁下來就好了。」馬玉崑又請了一個安。威毅伯端茶送客，馬玉崑爲人，真是熱心，就在天津借一所棧房住下，靜候汝貴的好消息。隔了兩天，再上督轅去詢問。這回威毅伯臉色比前一回大不相同，板挺挺十分嚴重，向馬玉崑冷笑了兩聲，嚇得久歷戰陣的老英雄也有點子慄慄危懼起來，只聽威毅伯道：「馬老弟，老夫上得你的當，可真不小。北京回電已到，連老

夫都受着不是。馬玉崑應了幾個。是只問得一句。不知汝貴的性命。還能夠保全。不能威毅伯道。這個可不敢知道。現在上頭說老夫徇情。要把他提京部問呢。馬玉崑急問要部問麼。已經起解了。不成威毅伯道。明後天總要起解了。但等部裏公事發到馬玉崑。站起身道。標下還要求伯爺恩典。威毅伯不待說完。臉就沉了下來。冷然道。老弟。你也有點子年紀了。世情總也曉得。白求我濟得甚事。我也作不來主呢。馬玉崑道。標下也不敢多求。就爲這魏汝貴是標下的朋友。現在他犯了法。標下也沒法兒救他。只是起解起來。標下情願護送他進京。也不枉當時要好過一場。伯爺伸的是國法。標下請的是私恩。還求伯爺原諒。威毅伯道。那是義氣的事情。那有不許之理。馬玉崑告辭退出。到了起解這一天。馬玉崑果然騎馬走送魏汝貴。坐在囚轎裏。玉崑策馬相從。從天津直到北京。一路行人見了玉崑。那麼義氣。沒一個不贊。

嘆當下汝貴解到刑部不到五天就有上諭宣布他的罪狀把他明正典刑伸了國法家屬收屍成殮一般的延僧超度只有訃文一節事却免送了一班寅誼世交弔者寥寥只馬玉崑依舊哭送盡禮這日馬玉崑正從魏公館回來路經八大衢忽見一部彫輪繡幕車子駕着高頭大馬車前車後擁護着十來個騎馬俊僕風一般駛過來最奇怪不過那十來頭僕馬裏頭夾着一頭純黑色的高頭大騾騾上騎着一個老頭兒身有六尺來高紅顏白髮大眼長眉一部雪一般的長鬚頭戴編蒲遮日帽身穿烏絨闊鑲的樂亭布袍外罩一件韋陀金邊巴圖魯夾坎肩脚登一雙綠皮蓋板快靴玉崑叫把車子停在一旁且待瞧一個清楚風馳電捲一瞬眼那些豪奴俊僕大馬高車早都過去了彷彿瞧見車子裏坐着的少年就是赫赫有名威毅伯的姪公子叔湘部郎玉崑因爲事不干己也就不去打聽叫車夫循着路徑行

回。寓。不。提。你。道。這。華。麗。車。子。裏。的。少。年。是。誰。原。來。果。然。就。是。叔。湘。公。子。叔。湘。的。老。子。是。威。毅。伯。長。兄。由。翰。林。出。身。做。到。兩。廣。總。督。已。經。去。世。遺。下。四。個。公。子。叔。湘。排。行。第。二。生。得。白。皙。豐。頤。長。身。玉。立。并。且。胸。羅。星。斗。學。貫。中。西。舉。止。風。流。行。爲。倜。儻。乃。叔。威。毅。伯。視。同。己。子。愛。若。珍。寶。此。番。服。滿。進。京。因。許。久。不。到。京。師。乘。便。賞。覽。賞。覽。北。地。臙。脂。燕。都。風。月。每。天。在。八。大。衢。衙。各。南。班。窰。子。裏。涉。獵。涉。獵。自。有。一。班。新。交。舊。友。前。來。酬。酢。今。朝。這。裏。接。風。明。天。那。邊。洗。塵。忙。到。個。要。不。的。叔。湘。年。輕。性。傲。一。切。車。服。器。用。都。喜。歡。闊。綽。應。酬。場。中。花。起。錢。來。整。百。整。千。毫。不。顧。惜。京。師。本。是。個。人。海。凡。談。兵。說。劍。之。流。約。縱。連。衡。之。士。吉。金。樂。石。攷。古。專。家。作。賦。吟。詩。風。流。名。士。以。及。雞。鳴。狗。盜。之。雄。拐。騙。念。秧。之。亞。幾。幾。沒。一。行。不。有。沒。一。樣。不。全。你。想。這。麼。一。個。渾。濁。不。清。所。在。忽。地。跳。入。這。麼。一。個。高。華。倜。儻。豪。公。子。人。家。怎。麼。不。要。屬。目。呢。一。日。叔。湘。應。錢。唐。卿。

之請到八大衙南班梁小玉家喫飯席散回來已有二點多鐘叔湘躺在榻上叫跟班到廚房泡普洱茶忽聽上面屋瓦聲響正欲起身瞧看忽見燕子般落下四個人來都穿着黑衣服執着明晃晃鋼刀叔湘想要喊叫不知怎樣那個舌頭竟不聽號令起來一點子聲音都發不出四個人闖進房間爲首一人把鋼刀向叔湘一指道你要命還是要錢要命時快把你那東西獻出來你偷要瞞頭藏腳勸你把這心思打疊起了罷我們眼珠子就是電你廬裏頭共有多少金銀多少衣服我們肚子裏是烏龜喫螢火虫胸中雪亮事後你要辦我們請你儘管辦別人怕你總督少君宰相公子我們可是不怕的在後一人道哥哥拿憑據給他瞧不要使他一個兒勢焰薰了叔湘暗忖強盜還有甚麼憑據不憑據正想着忽見爲首一人揭起衣襟露出一件東西來叔湘不瞧則已一瞧時頃刻嚇得目定口呆原來四個人腰裏頭

各束着一條黃帶子。叔湘曉得黃帶子這東西除了大清皇族是不會有的。正在爲難。屋上又跳下一個人來。暗道完了。四個已弄不了。經不起。再加上。一個這時候。那個人已跳進來了。左手綽着鬚子。右手執着雪亮一柄倭刀。那先跳下的四個人一見了這老頭兒。宛如鼠子見貓。蟲蟲都跳上屋溜跑了。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豔幟重張懸牌燕慶里 義旂不振棄甲雞隆山

却說叔湘正在危急。忽見跳下一個老頭兒。把那起強盜趕跑了。又是出人意表的事情。那老頭兒趕掉了強盜。却回過頭來向叔湘拱手道。公子受驚了。小人援救來遲。望乞恕罪。叔湘因爲今夜所遇事情過於奇。突心裏還在兀兀地跳。現在見這老頭兒。恁地客氣。忙道。足下是誰。我和足下素未謀面。倒蒙相救。方纔偷不是。足下我早受了虧也。此時跟班已泡好茶。端來一見。

老頭兒嚇得連連倒退。叔湘道：快倒杯茶來。這是我患難的老英雄跟班們，却還不敢走過來。叔湘叫這老頭兒就在炕上坐下，問其姓名。這老頭兒笑道：公子真是貴人多事忙了。小人前天在四牌樓飯庄子吃了飯，一時忘了帶錢，那堂倌就跟我要不得了。那時節不虧公子替我惠鈔的，麼要不是公子，我可要丟醜了。叔湘想了想，笑道：一飯之微，何足云德。我早忘記多時了。老丈姓名，我那日也沒有請叫過。老頭兒道：公子老丈之稱，小人可不敢當。小人姓王，排行第二，沒有名字的。王二兩字就是小人的姓名。叔湘一楞道：你就叫王二麼？前年河西務鎮上客店裏莊侍郎兒子失掉一軸王石谷長江萬里圖，不是被一個大刀王二盜去的？這大刀王二莫非就是你老人家？王二綽髯微笑道：不敢。是小人一時的遊嬉舉動，叔湘肅然起敬道：原來老丈就是河北大俠大刀王二，失敬的很。王二謙遜了兩句，叔湘道：堂堂宗

室怎麼倒做起強盜來。王二笑道：「公子住在華堂大廈中，那裏曉得世路的崎嶇人情的鬼蜮滿洲。宗室八旗靠着皇帝的福分田，也不庸耕工，也不庸做一落到地上，就有糧吃，不比漢人鑽死鑽煞，纔鑽着一口兒飯。那裏曉得他的福是皇帝所賜，他的苦也是皇帝所害。因為國法所限制，宗室八旗不能做農工，一切不做官，就做強盜。還有幾個沒本領，做強盜的就開台基，做私娼，一切沒王法事情。除了他們皇室宗親，是沒有人幹的。」叔湘道：「却不道皇室宗親，恁地不爭氣。因問王二：『趕進京來有什麼事？』」王二道：「我爲一樁氣不過事情，特特趕進京來。那裏曉得一趕進京，纔知是不相干的。」叔湘問：「是甚麼事？」王二道：「前任德俄欽使金雯青金狀元的如夫人傅彩雲，仍舊出來做生意了。在上海燕慶里懸牌應客，名字叫甚麼養金花。我跟金狀元也有一面之緣。當年在河西務鎮上曾經借過他的名片，救過一個朋友。這會子

瞧見他如夫人在上海做婊子。你想我氣不氣。所以巴巴地趕進京。想通知他們家屬一聲兒。我的公子那裏曉得金狀元家裏故意放他出去的。叔湘道。那麼你管賬的倒不是了。我看你既有這麼本領。現在中日開仗。正是英雄立功時。何不索性投到營裏去博得一官半職。也不枉丈夫生世一場。王二道。那也再瞧罷了。從此叔湘就把王二留在廝中。每天出出進進。總在一塊兒。那日馬玉崑在八大衙門瞧見那個白鬚老人。就是大刀王二。話且不表。却說馬玉崑回到家裏。想起魏汝貴一世英雄。弄到這麼的結果。真是一文不值。又想起丁汝昌投降敵國。此信如果真確。中國人才不盡都掃地了。麼過了幾日。忽又報湖北巡撫何太真帶兵出關駐紮在雞隆山。東洋人纔放得個信砲。十營兵頃刻散盡。何撫台挾着三王畫冊。混在兵士裏頭逃回來的。馬玉崑嘆道。丁汝昌魏汝貴都是淮軍中赫赫有名。上將尙且這麼。

不濟事。何況何太真這種書生呢。朝廷用到書生做大將。可見本朝的氣數。是這麼樣了。原來珏齋平日很喜歡翻翻六韜三略。一切談兵之書。自謂不世之才。足以撥亂反正。無奈時值昇平。無以自見於世。朋友宴會。酒酣耳熱。時候常常撫髀發嘆。道兄弟可惜出世遲了點子。假使生當秦漢相替時代。側足重輕。淮陰侯勳業不足。尙也孤桐發响。匣劍自鳴。蛟龍有興。雨之思鷹。準懷凌雲之志。果然天從人願。有志竟成。這年中日兩國爲了朝鮮件事。竟然相持不下。起來珏齋得着這個機會。如何肯輕易放過。馬上拜了個慷慨激昂的摺子。珏齋本來名震公卿的。照例自無不准。上諭下來。就派着了邊防大臣。湖北大小官員得着這個消息。一個個上轅道喜。珏齋此時十分興頭。到十二分。以爲出關破敵。凱旋封侯。直指願間。事總督莊壽香。特備盛筵。替珏齋餞行。藩臬道府。又連環會餞。衆人都說。上馬殺敵。乃是千載罕逢之。

機會班生。此去何異。登仙指日。紅旗報捷。卸甲回朝。賜第拜爵。醉土分茅。便與某等分隔雲泥。真令人又羨又妬。壽香道。封侯食報的話。且都丟開。照珪齋兄這麼滿腹經綸。半生抱負。自應得着這麼的好機會。得以發展發展。不然傑士與凡士。有甚分別呢。疾風知勁草。世亂識能臣。珪齋兄。你道小弟這番議論如何。珪齋疊着兩個手指。向檯上一拍。道。著。著。真是萬古不磨的名論。那裏曉得勁道。使得太足了。點子酒杯。被震跳了起來。只聽兵兵一聲。响落在地下。跌了個粉碎。衆人盡都失色。珪齋是個豪士。依然談笑自如。正談得有興。一個當差的喘吁吁。進來向珪齋道。有電傳上。諭到來。請老爺快回衙門去。珪齋只得起身。告辭。忽忽回署。翻出電碼一瞧。原來是催促自己趕快出防。毋庸來京請訓的話。接過電諭。馬上叫老夫子起兩道公事。一道檢閱兵馬。一道備辦軍裝。中國軍人共有兩種。一種叫綠營。一種叫防營。綠營

就是各城各地額設的營汛。太平時光，十額九空。那些餉銀都被營官哨官千爺副爺之類通同吃了。個飽。每遇督撫下來大閱，他便放出偷天換日手段。臨期招募，暫時彌縫。只等督撫一走，依然是座空營。所以每逢大閱之年，那班土棍青皮流氓化子都交了好運。今天滾牌下來，大人按閱這個汛地，他們便趕到這裏來當兵，得着二三百文一天的外快。明天大人按閱那個汛地，他們就一窩蜂趕到那邊去應卯了。并且趁這幾天有着護符，更可任所欲爲，無惡不作。講到營官哨官千爺副爺那班將弁的本領，更是了不得。會得吃大煙，會得抱孩子，會得接差送差，地方紳富有起婚喪喜慶來，更會得打秋風。這便是綠營的特色。防營是長毛時候興起來的，甚麼淮軍咧，湘軍咧，從前打長毛，打捻匪，很立過汗馬功勞。那幾位將弁都是曾左彭李舊部，擄出頭銜來，人都嚇得殺甚麼頭品頂戴咧，記名提督咧，黃馬褂咧，巴

圖魯咧在立功時光朝廷拿着虛名騙人一個個升之無可再升保至無可再保事平之後那裏有這許多缺分應付他們只好於無可保全之中設一保全之法推說汰其老弱留其精銳每一個省分酌留幾營總算防守地方起見那班人却就安頓下了不少時移世換二十年功夫那班臨過戰陣打過長毛的功臣老的老死的死天然淘汰早消滅掉了大半年新招的仍是一班青皮光棍流氓化子他們的行爲與綠營比較起來真是伯仲之間魯衛之政這便是防營的特色中國軍人有了這兩種特色任你頗牧再世孫吳復生也不能爲用何況英吉利的甯爾遜法蘭西的拿破崙呢當下何珏齋挑選了十營湘軍十營淮軍一總二十營祭旂出發齊齊整整浩浩蕩蕩劍戟如林旌旗蔽日勢震山岳氣懾鬼神珏齋坐着綠呢大轎轎前轎後三五十名挺腰凸肚的差官都騎着高頭大馬護着轎緩緩行走轎前高豎一面

金繡綢旗一邊繡着三軍司命四個字一邊繡着一個很大很大的帥字全軍近萬兵馬都要聽着這面旂兒的號令好不威武好不榮耀所經各地那些地方文武官員不論風地裏雨地裏跪下來迎接珏齋坐在轎中睬都不大高興睬在路無話不到一月早到了山海關只見重嵐疊嶂四圍都是個山那座關就築在山腰裏兩邊雙峯對峙中間一線羊腸論到形勢真是十分險峻一出山海關就是遼東地界離戰地一天近似一天一步近似一步恰好前敵宋提台有文書前來告急珏齋就派了五營人馬去又因奉天是個陪都宗廟宮寢所在不能忽略的也派了五營人馬珏齋督着十營人馬拔隊前進這日行到雞隆山離前敵只百幾十里路了中軍官上來請令珏齋道此間山光明媚頗足寫我胸襟就這山上安了營罷夜飯後珏齋與二三幕友秉燭觀畫月旦三王畫品的高下風動帳開一派刁斗之聲隨風而

入。玉。齋。陡。然。興。發。向。衆。幕。友。道。我。們。外。面。去。瞧。瞧。如。何。衆。幕。友。齊。說。願。陪。步。出。帳。外。涼。風。拂。拂。那。面。帥。字。旂。在。月。光。裏。頭。迎。風。展。舞。疏。星。三。五。寥。落。於。青。天。碧。落。間。向。四。野。瞧。時。營。帳。起。伏。渺。極。邊。際。畫。角。鳴。鳴。隨。着。風。一。遞。一。聲。吹。將。來。景。象。異。常。蕭。索。正。在。玩。賞。忽。見。遠。遠。一。道。燈。光。約。摸。有。三。五。里。長。宛。如。一。條。長。蛇。風。一。般。捲。將。來。霎。時。都。沒。了。玉。齋。問。衆。幕。友。你。們。瞧。見。麼。那。是。甚。麼。東。西。衆。人。正。欲。回。答。忽。地。槍。聲。四。起。全。營。鼎。沸。般。鬧。起。來。都。說。不。好。了。不。好。了。東。洋。人。殺。來。了。逃。呵。逃。呵。玉。齋。一。聽。東。洋。人。三。個。字。不。知。怎。的。頓。時。也。手。忙。脚。亂。起。來。那。幾。位。幕。友。早。都。跌。在。地。上。喊。救。命。玉。齋。也。顧。不。得。他。們。奔。進。營。房。把。三。王。畫。冊。挾。在。腰。裏。爬。出。帳。後。跟。着。衆。兵。士。沒。命。的。逃。也。不。管。路。途。遙。遠。街。道。高。低。關。防。案。卷。等。一。切。重。要。文。件。早。都。置。諸。腦。後。急。急。如。喪。家。之。犬。茫。茫。如。漏。網。之。魚。奔。了。半。夜。總。算。逃。出。了。虎。口。回。視。雞。隆。山。一。切。營。帳。

軍械早被日本人照單全收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再解。

第二十七回 爐灰傳信札英相救雄囚 杯酒動風雲和魂生義憤

却說何珏齋聽說日本兵殺來嚇得三魂丟兩六魄失五挾着三王畫冊跟着亂兵落荒而走岳武穆有句話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纔能夠太平現在文官錢是不要却多生了一隻手武官死是不怕却多生了一隻脚你想如何再會太平呢即如這何珏齋起初何等的勢焰現在何等的景象爲來爲去也不過爲多生了一條腿子呢珏齋敗信到京朝廷十分震怒定要把他同魏汝貴一個辦法這日軍機大臣龔和甫尙書南衙退值正在書房裏頭揮翰臨池兩個家人站着伺候龔尙書凝神壹志正寫得酣暢忽報潘八瀛到來龔尙書只說得有請兩個字家人應一聲便引了潘尙書進來龔尙書就把執着的筆向旁的椅子一指說了聲請坐自顧自只管寫那條

幅。潘。尙。書。也。不。坐。就。站。在。當。地。瞧。他。寫。字。一。時。寫。畢。家。人。授。上。圖。章。龔。尙。書。接。來。押。好。家。人。把。寫。好。的。條。幅。擡。向。地。上。掠。着。龔。尙。書。纔。陪。潘。尙。書。就。左。邊。靠。椅。上。坐。下。兩。位。太。平。宰。相。捉。對。兒。談。天。一。會。子。掌。故。一。會。子。時。事。談。鋒。非。常。健。利。潘。尙。書。道。北。洋。這。個。人。真。是。罪。魁。禍。首。本。朝。的。事。通。壞。在。他。一。個。兒。手。裏。倘。然。沒。有。他。就。是。壞。總。也。壞。不。至。此。龔。尙。書。道。才。氣。是。有。的。不。過。心。術。上。差。一。點。子。潘。尙。書。道。一。個。人。心。術。一。差。任。他。做。什。麼。就。都。不。足。觀。了。龔。尙。書。道。北。洋。洋。務。是。熟。悉。的。現。在。要。洋。務。人。才。總。要。問。他。要。甚。麼。海。軍。咧。船。政。咧。製。造。局。咧。招。商。局。咧。一。應。洋。務。都。是。他。一。個。兒。辦。的。潘。尙。書。道。他。的。壞。處。就。在。辦。洋。務。不。要。講。別。的。就。這。海。軍。不。知。花。掉。多。少。錢。每。年。整。千。整。萬。拿。去。送。給。外。國。人。換。了。幾。條。甚。麼。巡。洋。艦。鐵。甲。艦。到。這。會。子。有。點。子。效。驗。嗎。認。真。拿。這。些。錢。建。築。了。書。院。培。植。起。士。子。來。濟。濟。多。才。這。會。子。中。國。怕。早。強。了。呢。

龔尙書道。東事消息。一天緊似一天。這樁事。北洋責任。倒不小呢。潘尙書道。福也是北洋闖出來的。當年東洋人到天津來跟他立甚麼條約。不條約。東洋又不是英俄德法跟他一立條約。天朝的威嚴。削盡了他們。怎麼不要夜郎自大呢。到這會子。倒吃他們苦頭了。龔尙書道。我所最詫異。就是何珏齋。珏齋也是一時名士。上摺的當兒。何等慷慨激昂。曾幾何時。已弄得這麼頹喪。潘尙書道。頹喪還是小事。天威莫測。恐怕性命都要不保呢。至輕也總要新疆去走一躺。龔尙書驚問。你這話是臆度。還是有點子影踪。潘尙書道。小燕從大內得來的消息。想來總也不至於全假。龔尙書道。大內消息。他如何會得着。潘尙書道。小燕跟連總管拜過巴子的上頭。有甚舉動。連總管馬上報信給他。所以他比了我們總先一點子。曉得龔尙書道。小燕這個人。竟會交通內監。將來倒未可限量呢。又問小燕傳出來是怎麼一個消息。潘尙書

道小燕說上頭聽到雞隆棄營逃遁消息怒道本朝事情都被這班有才無行的名士弄壞的倘不重重辦一下子他們越發要興頭了龔尙書道那是太后的話還是皇上的話潘尙書道皇上的話倒就不要緊了龔尙書嘆道不料珏齋竟會碰着這麼的遭際何其不幸也八瀛兄你跟他總算都是同鄉總要替他設一個法兒纔好八瀛點點頭又談了別的事辭着走了話且不表却說何珏齋挾着三王畫冊逃出雞隆山晝行夜宿一竟飛奔這日逃到天津偷偷兒借個棧房住下忽聽隔壁房裏兩個客人談論魏汝貴正法事情原原本本十分詳細不覺心驚肉跳起來暗忖我這罪案不是和他一般麼想來想去想不出解救法兒這夜睡在床上眼望着帳頂差不多全夜兒沒有合眼到明朝正想動身忽地轉着個念頭龔和甫尙書跟我感情還好現在軍機處執掌大權這樁事情還是去求求他他老人家或者有

法兒可想也未可知。主意已定，就提筆寫了一封懇求的信，差心腹家人名
叫何飛的，趕進北京去投遞。自己就在棧房中專候回音。隔了五天，何飛果
然拿着龔尙書手札回來。珏齋大喜，折開一瞧，不覺連聲詫怪起來。原來龔
尙書這封信，不是用墨寫的，白塌塌灰禿禿也辨不出他是鉛粉是石青一
句句瞧下去，原來都是神謀秘計。叫自己依計而行，尙書自會在京裏做手
腳，包能使安然無事。珏齋這一喜，直喜得個足蹈手舞。這一感，直感到個涕
泗橫流。馬上依計行事，做好一個請罪摺子，青衣小帽到北洋大臣衙門裏
請他代奏自己。就在客棧裏頭束身待罪。北洋大臣本來也很傾倒珏齋的，
見他急難相投，自然萬分竭力。另外做了個請恩摺子，夾着珏齋原摺一同
拜發。珏齋這幾天宛如熱灶上螞蟻跑來走去。在客棧裏頭，何曾有一刻定
心時光。這日正一個兒在房間裏打圈兒，忽地茶房引進一個藍頂花翎差

官來說是北洋大臣差來的。這差官見了玉齋，搶步上前請一個安道。伯爺請何大人過去立候着。回話說畢，呈上北洋名片，垂手伺立。玉齋接過名片，問道：北京有電報來沒有？差官回道：伯爺沒有分付，標下不很仔細。玉齋點點頭道：你回去拜上伯爺，說我就來。差官應着去了。玉齋隨卽上轅，自己因是待罪人員，依舊不穿公服。巡捕官上去回過說：請花廳相見。就揚着帖子引導，跨進花廳。威毅伯早笑吟吟，在那裏一見玉齋，就拱手道：恭喜恭喜。吾兄的罪案恩免不究了，處分也很輕，不過是革職兩個字。上諭已下，請瞧請瞧。說畢，向桌上一指，玉齋就桌上瞧時，見是張纔翻出的電傳。上諭上寫着：覽奏已悉。湖北巡撫何太真著卽革職。欽此。玉齋心裏一酸，那淚不知不覺直流出來。搶步上前向威毅伯請一個安道。這是朝廷天高地厚的恩典。伯爺的矜全。此後餘生都是伯爺恩賜的。今世雖然沒甚指望，一到來生少

不得爲牛爲馬報答伯爺大恩這一來威毅伯是沒有防備的倒害得還安不迭嘴裏連說珏齋兄何必這樣珏齋流涕道要不是伯爵區區微命早和魏汝貴一樣了威毅伯道那倒老夫不能居功的吾兄此案全虧了龔尙書上頭得着雞隆棄甲的消息本底非常震怒就想下旨嚴拿龔尙書一力保奏說何某不是胆怯之徒雞隆的事一定另有別情不日總有奏報到來再四再三把上頭說的活動了纔不下旨恰好吾兄的奏摺這日也適遞到上頭瞧過果然就鬆動了好點子本要叫兵刑二部嚴行議處龔尙書曉得這兩部堂官跟吾兄感情不過如此在他們手裏議起來一定吃虧不淺於是就把議處的事自己擔任下來所以吾兄有這麼的好結果珏齋聽了自然又萬分感念當下辭了威毅伯輕裝簡從趕到京裏日間耳目衆多不便怎樣等到黃昏人靜偷偷的到龔尙書家裏磕頭跪拜叩謝過了一番龔尙書

囑他且回籍去。此後倘有機會再當設法圖謀開復。珏齋遵命而退。兩袖清風。一肩行李。自回蘇州原籍。逍遙自在去了。却說中日兩國自爲朝鮮事件失了和各頒了正式宣戰書。遣兵派將。兩邊都十分認真。但有一樣。我們中國的將士。非不驕。果非不健強。在沒有臨陣當兒。同仇敵愾。萬衆一心。大有滅此朝食。的氣概。不知怎樣一遇見東洋兵。宛如老鼠見貓。山羊遇虎。竟是天生的尅星。身子就要發起毛來。所以開一仗。敗一仗。東洋人得寸進尺。不到半年。東三省地方幾乎失盡了。再要打下去。連京師首善之區。都要兀兀搖動了。朝廷上幾位識時務大臣。曉得自己國裏兵馬不爭氣。要強強不來。只得低頭下氣。派兩位和事老到東洋去講和。碰着東洋人這時候。倒也會得搭起架子來。派去的人不肯承認。指名要威毅伯親來。纔肯開議和局。可憐堂堂天朝海軍呢。投降掉了。陸軍呢。逃走光了。百姓雖有四百兆。人多只

遮得眼暗沒奈何只好謹遵台命一道上諭欽派威毅伯做議和全權大臣帶了幾名參贊隨員坐着輪船到日本馬關去議和。日本全權專使仍派了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和威毅伯相見了第一句就是伯相尊嚴光臨敝國那是鄙人萬想不到。的事想鄙人那年到天津時光晉謁伯相伯相的威儀伯相的聲勢到這曾子雖已經隔了這許多年數每一念着還常常心悸呢。威毅伯曉得是譏刺自己的話只好假裝呆大兩邊各調看過了文憑就此開議起來威毅伯先要停戰伊藤侯不肯答應其實日本這時光外強中乾窮得要命的再要打下去國力簡直也支持不住但是這個情形當國的雖然曉得中下兩流社會那裏原諒得到東京新橋地方有一座酒樓名叫梅村別墅這日有三個小商販模樣的人在那裏喝酒一個道小山你爲甚這麼氣憤只見一個精神煥發神采飛揚的少年把手在桌上一拍道我們平日

所講的武士道大和魂不是要把大日本帝國旭日旗揚遍大地麼日月所照霜露所墮人跡所到總要有我們大日本國旗飄揚其間纔是我們日本國民的榮耀是我們日本國民研究武士道大和魂的實效咳這種轟轟烈烈雄壯事業豈是一味假文明假謙恭能夠做的到的麼總要拚着銜血主義開疆拓土着實做開去纔能夠辦到一個中年的插口道小山兄意氣飛揚令人望而生畏可惜只在酒樓談天豈是這會子英雄還沒有用武的地方麼少年聽了如玉的粉臉上頃刻現出如霞的血色來霍地站起身向中年人道你老哥責備的很是不錯我兄弟馬上就趁火車趕到馬關去你明日瞧報紙總就有顏色可見了說畢氣憤憤向外就走那起先開口的人想要拖時步闊行速早走得影踪都不見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驅雲喝月借力會審堂

救國保皇起發強學會

話說中年人追出去，小山已一溜烟不知那裏去了。隔不到兩天，就聽人沸沸揚揚傳說中國議和專使威毅伯遇了刺刺客當場獲住名字，叫小山威毅伯，幸喜傷非要害，尙無大礙。天皇得着此信，已打電去慰問了。這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慢慢就傳到革命黨陳希超耳朵裏，恰好本黨特開特別臨時大會，希超趕到會場，別的話沒有講，就嚷了兩句。李鴻章遇了刺，李鴻章遇了刺，一仙等沒有仔細，倒都愕然。希超把始末緣由說了一遍，衆人方纔明白。陳千秋道：「我們談我們的罷，會長主張廣東起事，衆位贊成嗎？如果沒有人反對，就趁這會子動手罷，好來好去中日和局，還沒有議定，希超出位道會長本員有一事正欲報告本黨上海支部機關被清吏偵着了，支部部長程雲搏副長馬月樵都被會審公堂捉了去，衆人聽了，宛如晴空起了個霹靂，你望我，我望你，半晌沒做道理處。原來革命黨自吸收哥老會後勢力

膨漲了許多各處熱鬧所在都設立了支部上海支部設在美租界乍浦路部長程雲搏副部長馬月樵都是個儻非常的人物這日雲搏到三洋涇橋名利棧訪一個朋友剛踏進棧房門就見那朋友送一個方面黑鬚精神奕奕的客人出來一路走着一路談天瞧光景像是很熟的雲搏招呼道飛鴻兄飛鴻抬頭見是雲搏忙道雲兄請房裏坐一面就與那客人作別回身進來雲搏道方纔出去的是誰飛鴻道雲兄交遍天下士難道連這個人都不認識麼雲搏道從沒有會過面如何認識得來飛鴻道此人不是無名之輩姓唐名猷輝號常肅廣東南海縣人氏雲搏道噢是唐長肅曉得的曉得的長肅是出名的清朝聖人飛鴻道倒不是麼他從小脾氣兒就古怪的很在學堂裏念書時光別的學生先生一走就捉迷藏呀拍皮球呀玩一個不開交他却城隍神似的板板的危坐不動人家問他爲甚不玩他回說是要做

聖人後來他的老子叫他去應試他倒問起老子來狀元幾年出一個老子告訴他是三年他又問聖人幾年出一個老子道那是沒有一定的從古到今幾千百年只有孔夫子是聖人其餘顏曾思孟冉閔端木有的具其一體有的具體而微宋明理學諸賢窮研極究也不過造到大賢地步那聖人是千百年不過個巴罷了長肅道這麼大人還叫我應試做什麼他老子道念了書自然總要應試再不然當布衣一輩子不成長肅道應科舉考得最好不過中一個狀元但是狀元三年功夫出一個我能夠做人家也能夠做希甚麼罕聖人是千百纔有一個我丟了千百第一個人不做倒去做三年第一個人那不是冠履倒置麼駁的老子沒了回答望着他只是笑說他是馱子他說雖是這麼說後來究竟原應試究竟原中了一名舉人出來雲搏道長肅的歷史我也略知一二他這會子趕到上海來做什麼飛鴻道他

說。要。進。京。去。上。書。呢。雲。搏。道。上。什。麼。書。飛。鴻。道。王。安。石。上。神。宗。皇。帝。書。陳。亮。上。孝。宗。皇。帝。書。長。蕭。竊。慕。古。人。也。要。上。清。帝。光。緒。萬。言。書。呢。雲。搏。道。此。人。外。貌。看。來。很。像。個。英。傑。却。不。道。奴。隸。性。質。這。般。的。重。飛。鴻。道。他。要。做。聖。人。不。能。不。這。麼。假。慈。悲。一。下。子。因。問。你。今。天。來。可。有。什。麼。事。故。雲。搏。道。昨。日。香。港。船。到。埠。你。這。裏。報。紙。送。到。沒。有。飛。鴻。道。沒。有。呢。你。敢。是。倒。接。着。了。雲。搏。道。本。黨。總。部。登。有。暗。碼。廣。告。約。於。某。日。特。開。臨。時。大。會。飛。鴻。道。開。到。臨。時。大。會。那。總。有。很。重。要。事。情。商。議。你。到。那。時。去。嗎。雲。搏。道。那。如。何。好。不。去。飛。鴻。道。你。一。走。這。裏。事。情。只。好。馬。月。樵。君。代。理。了。雲。搏。道。提。起。馬。月。樵。有。三。五。天。不。到。了。你。這。裏。來。過。麼。飛。鴻。道。我。也。正。要。到。你。那。裏。來。瞧。他。雲。搏。道。你。也。要。瞧。他。奇。怪。極。了。他。到。那。裏。去。的。呢。二。人。正。在。講。話。忽。見。一。個。少。年。忽。忽。奔。入。一。見。二。人。就。道。程。君。楊。君。還。不。曉。得。麼。馬。君。月。樵。被。官。府。拿。去。了。二。人。陡。吃。一。驚。齊。問。

怎麼會被官府拿去你那裏得來的消息。那人道：會審分府出的牌票聽說還是奉道台的公事牌票出了。已經好多天就爲領事團不肯簽字。直到昨日纔拿捕了去犯的甚麼罪我也不很明白。飛鴻道：昨天捕去的今日早堂必定總要審問。這會子是時候了。我們同去瞧瞧。如何雲搏道：很好。隨問那少年高興同去走走嗎。少年搖搖頭。於是楊飛鴻程雲搏聯步出門。跳上東洋車。飛一般駛向新衙門來。這時光新衙門還在英大馬路泥城橋。飛鴻雲搏先後趕到公堂上。一個中國官一個外國官正在審判別樁案子。雲搏飛鴻就站在旁邊。瞧看霎時聽得上面點着馬月樵。就有一個巡捕帶了月樵上來。只見中國官只問了句：你是馬月樵嗎。今年幾歲了。那以後就都是外國官的問話了。中國官雖也堂皇高坐。却如木偶般。一句口也不開。一句話也不說。外國官中國話也很精透。但是坐堂問事。他却偏喜打着外國話用。

着翻譯一句一句的翻好像不用外國話就顯不出他威嚴似的幸得飛鴻雲搏英德語言文字都能夠懂這日會審的是德副領事德領事先問月樵到了上海幾多時向來做什麼生意月樵回說行醫渡日在香港醫院裏得有文憑到了上海已有五年德領事道這五年裏頭你到過別的碼頭沒有月樵回說沒有德領事道上月十三你在蘇州幹過一件拐騙事情怎麼說沒有到過別的碼頭德領事問到這裏中國官插問道是嚶你沒有到過蘇州蘇州糧道衙門那樁拐案誰幹的呢珠寶首飾共值二萬有餘現有失單爲憑月樵道請問堂上如何曉得我是拐騙我做拐騙有甚憑據我沒有到過蘇州如何曉得我在蘇州做事中國官喝道你這頑徒你到了本分府這裏還敢強辯你也不想想本分府衙門是甚麼尊嚴的地方也容你強辯麼德領事聽了中國官的話不覺笑了一笑隨道你說沒有到過蘇州可有甚

麼憑証。月樵道：還是領事官問得文明。我在上海現有同居的朋友，可以做憑証。德領事道：此人現在上海，不在月樵道。現在上海堂上要問，就可以傳來。雲搏聽得挺身而出，回道：本身程雲搏是馬月樵的親朋好友，跟他住在一個廝裏頭，我敢証明他。上月沒有離過上海。中國官道：這就是程雲搏嗎？來得正好。上頭正在要你人來給我拿下了。兩旁答應一聲。程雲搏頃刻也被捕了。雲搏道：請問堂上見証人，忽地被捕，究竟按照那一國法律？中國官道：大清律例不准插身多事。你難道沒有知道麼？領事官見了這種神出鬼沒手段，倒弄得茫然不解。起來中國官已經覺着隨道：這是中國人跟中國人的交涉。晚堂再問。罷德副領事聽了這一句話，竟大大不然。起來問道：這樁案子，貴分府說是拐騙案，被告又不肯承認。到底是拐騙，不是拐騙？本領事也沒有知道。不過本領事當得這個會審職司，自應按律審問。如是拐

騙馬上拘禁西牢不是拐騙馬上開釋銷案貴分府如何好晚堂獨問再者
拘住見証人全球萬國從無這個法律從無這個辦法中國官道勸貴領事
不必爭執罷本分府明知此舉於公理不甚相合但是奉上差遣不得不爾
本分府奉有道台公事要辦這兩個人須知這兩個人都是謀逆叛徒著名
會匪德領事笑道照貴分府講來這兩個都是無罪之人了中國官驚問反
叛如何倒說無罪德領事道這種人在敵國叫做國事犯國事犯無論有約
無約諸國自應保護的因爲他所行的無論相宜不相宜總是爲公不爲私
爲大衆不爲一己這兩位偷是國事犯時這個會審堂上就沒權柄審問他
了因爲兩國條約上當時沒有載上這們一句中國官道可否暫時通融借
力問一問如何德副領事頓時大不答應起來於是只好把這兩個人捕房
暫禁楊飛鴻經着這樁意外心上很是不樂回到廡中見檯上擱着張請客

票忽地想着唐猷輝。今天來辭過行。這席酒一定是給他餞行的。倒不可不去走一遭。隨坐東洋車到聚豐園堂倌領到西花廳。見檯面已經擺好。五個客人還在散坐閒談。唐猷輝也在其中。大家瞧見飛鴻進來忙都起身招呼。接着又有兩客到來。一個凸額凹眼高臚銳臉認得就是唐猷輝的兄弟唐大純。還有一個蒼黑臉兒五端身裁眉梢眼角隱隱露出狡詐的神情。却不認識。問起姓名纔知姓魏名卓亭號滄江。是唐猷輝得意門生。客齊入座。衆人本底要叫局。因唐猷輝是個聖人。當着人比衆要裝出道學的模樣。等閒不肯破戒。大純卓亭自然也不敢妄爲。飛鴻爲了雲搏月樵的事。心上不很起勁。弄得衆人少了許多興致。就此大家都不叫了。飛鴻道長肅先生此次進京上書論治主張的是甚麼可否先請見教。一二長肅道兄弟偏見政治根於風俗。風俗根於人心。中國的政治風俗人心一竟陵夷。陵夷到這會

子差不多達於極點了。現在要强中國應先從整頓人心入手。要整頓人心除了實行孔子之道還有別的法子麼？孔夫子的道理就是改制變法。四個字其實際就是尊王攘夷。改制變法與尊王攘夷似乎絕然相反的。其實因爲舊制舊法不適用於今。因循不改適足致王綱陵替。所以兄弟主張要救中國總先要保皇。要救國保皇總先要使一般臣民曉得富国强兵的要素。富国强兵的要素是什麼呢？就是强學。所謂天道無知惟佑强者。兄弟此番進京就要起發一個强學會。把强權之學竭力鼓吹起來。庶幾神州古國有了我這個强學會。就此富强起來也不枉我進京一番也。欲知飛鴻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狼藉胭脂三兒入月

迷離荳蔻五妞爭風

上回叙述唐猷輝在聚豐園西花廳席間發表了一番政見。楊飛鴻聽了心

裏頭大大不然。開言道：長肅先生救國方針要從保皇入手，根本上就差了。難道沒有皇國就不能保了麼？那麼像南北美洲合衆國、法蘭西共和國，怎麼倒都又強盛都很文明呢？美國皇帝、法國皇帝請問在那裏像南洋的爪哇、法屬的安南國王至今尙在呢？國却早亡了。先生沒志救國也還罷了。既然懷着宏願要把積弱的中國改造到文明強盛地步，我看還是用霹靂手段、高豎光復之旗、實行革命之事、登高一呼、衆山響應、把二百六十餘年腥穢積惡一掃而空、重振錦繡之河山、組織共和之政府、高視闊步、虎躍龍驤、東航太平之洋、西蹴崑崙之頂、全球萬國沒一處不有中華民國、共和國旗飄揚其上、那纔是大丈夫志得意滿時也。先生其有意乎？長肅道：激烈哉！此君使中國男兒皆爲君國業，何患不興？國力何患不強？然而士各有志，何能相強？吾行吾素，請勿饒舌。飛鴻曉得猷輝存見甚深，一時間萬難感化，遂也。

不與他再談國政了。猜拳行令，正喝得酣暢。一個家人進來，向猷輝道：老爺行李物件都已送下輪船去了。賬房說：今夜三點鐘要啟碇的。猷輝點頭稱曉。得當下席散，猷輝等又到丹桂茶園聽了回子戲。戲館散出來一部馬車，直到黃浦灘下，落輪船汽笛一鳴，起錨開碇，慢慢的行動。一出吳淞口，那船便似如弓箭破浪乘風飛一般的行駛。一路平安無事，只三日便到天津。這時候京津鐵路還沒有開通，出進都坐着驢車。按站而行的猷輝弟兄師弟便僱了三部車子。僕僕道：塗倒也走了兩日有餘，纔到北京路上。師弟商量住店呢？住會館？魏卓亭道：門生淺見，還是會館裏省點子。猷輝道：我也這麼想。咱們一定住會館罷。當下三人就在廣東會館住下了。卓亭道：先生咱們到了京裏，同鄉京官可要去拜訪拜訪。猷輝道：那是總要的我此番上萬言書全靠他們替我代遞，替我揄揚。卓亭忽地道：噯呀！倒忘記了。猷輝聽了。

一楞問道。你忘記了甚麼這麼的大驚小怪。卓亭道。拜訪同鄉官。理應帶點子。土儀。況且我們難得進京的。說着回顧大純。道師叔聽我的話說得錯了。沒有猷輝道。你想送點子甚麼。卓亭道。送點子甚麼。自然總是家鄉土產。廣東香蕉。廣東香腸。左歸右歸。總逃不掉這兩樣東西。同鄉官人人喜歡吃的。猷輝道。我現有着天造地設的好土產。在可以用不着借重此二物了。卓亭道。先生帶有好土產。怎麼門生同在船上。倒沒有瞧見。大純笑道。哥哥的土產。只有我曉得。滄江是猜不着的。只見猷輝用手向書箱一指。道。盡在這裏。頭卓亭道。書箱裏頭不過是幾部書。如何說是土產。猷輝叫大純開出箱來。原來這幾部書都是猷輝自著的。甚麼公羊春秋。解周官。解治平。芻議理學。探原。卓亭一見。喜歡得什麼相似。當夜無話。次日猷輝便帶着這幾部書去。拜訪同鄉官。像莊小燕。黎石農等。少不得都要送上一兩部。禮尙往來。這

裏去拜了那邊自然來回拜這日有個同鄉官姓宋的來厲謝步無意中談起北地胭脂燕都風月猷輝還要假充道學經不起乃徒乃弟都已怦然心動大純道北地胭脂究竟那一家最好的倒也沒有見識過幾時總要去見識見識也不枉京師來一躺卓亭道那是總要叔明先生引導的宋叔明聽了。就道我們一同去可好八大衢有個南班魁首叫蘇月華相貌技藝都還過得去我們就在他那裏便飯如何大純卓亭一齊道謝猷輝也不便再說什麼開箱取件衣服換了跟着叔明等穩步出門跨上驢車驢夫揮上一鞭輪隨驢轉轆轆塵埃滾滾一道烟向八大衢進發何消片刻早已行到四人下車入內打雜的瞧見忙着招呼此時蘇月華已換了衣服接到房門邊認得叔明稱了聲宋大人又向猷輝等笑了一笑隨把身子往裏讓衆人跨進房來抬頭一看房間雖然不大收拾得十分富麗猷輝便在

炕上坐下卓亭大純隨在旁邊椅上坐定打雜的送上茶碗大家接來喝着
三個人六隻眼睛都釘住了月華上上下下的打量只見他鴨蛋臉兒春柳
眉兒脂粉不施衣裳雅淡丰神整潔眉目清揚那一股清麗絕人的姿態自
與庸脂俗豔迥不相同碰着這蘇月華偏偏的橫波展笑眉黛生春向這個
丟一個眼風向那個打一個照會弄得三個人九個魂十八個魄風車兒似
的跟住月華眼風不住的打盤頭叔明瞧了這個樣子不禁脫口稱起好來
猷輝回頭瞧見一個沒意思冰霜老臉上頓時烘起兩朵紅雲站起身假做
瞧壁上所挂的屏條字畫那眼珠子却還溜到眼梢上去偷睃月華月華此
時纔請教三人的尊姓大名叔明一一代爲通說忽見門簾啟處走進一個
很漂亮的小大姐來十四五歲光景風情初解荳蔻未開拿着支水烟袋一
扭一扭進來卓亭性情本是叫化子吃死蟹見一隻好一隻的何況這小大

姐果有一段風情三分斌媚呢。不覺落開了嘴。好似一口吞的。下一般一雙賊眼射住了小大姐。一瞬都不瞬。這小大姐拿住水烟袋。偏走到叔明身旁。一袋一袋裝給他吸。卓亭見了。覺着這幾袋水烟分外來得有味。便搭趲着問這小大姐你叫甚麼名字。小大姐笑道。我就叫小大姐。我們是沒有名字的。叔明却告訴卓亭他名字叫妞妞。排行第五。人家都稱他五妞妞。卓亭笑道。妙極妙極。好個妙名兒。五妞妞。你來裝一袋水烟。我吸。叔明道。卓亭兄。竟忘情了。令業師在前呢。卓亭大笑道。當仁不讓。纔是聖門高弟。叔先生責備的。差了。唐大純也和着笑了。叔明向月華道。今天我想借你這地方。請一回子客。不曉得可以不可以。月華道。宋大人講玩話了。我們獨怕你宋大人不肯照顧。那有不可以之理。叔明點了菜。又開上幾張請客票。發交下去。四面去請。一時請客都到。共是三位。一位黎石農。一位莊小燕。一位面生的。問起。

姓名纔知就是翰林院編修尹震生新補的御史與叔明是同衙門叔明見客已到齊就叫起手巾入席免不了揮條叫局大家喝了個盡歡而散唐猷輝本是個道學君子不知怎樣一見了月華那顆心就不期然而然搖搖欲動起來每日瞞着大純卓亭到月華家打茶會北京風氣原不比上海鬼頭怪腦混不上幾天竟被他混下了手大純卓亭受這猷輝的教育自然與猷輝一般的行爲三個人你瞞着我我瞞着你異曲同工竟走上了一條路子三個人當中要算大純最爲誠摯看到個蘇月華竟是吳王苑裏的西施漢帝宮中的合德差不多把古往今來見於傳載的那些傾城傾國的佳人合將攏來也比不上蘇月華的丰姿蘇月華的格調獨有魏卓亭尖頭巴戲既得隴復望蜀一落空就跟大姐五妞兩個吵一個不了打情罵俏無所不至也是合當有事這日猷輝吃過午飯推說出去會個朋友一部車子風一

般捲向月華家來踏進門就聽裏頭一片聲鬧得鼎沸一般彷彿月華跟那一個在拌嘴縮住腳仔細聽時只聽月華在那裏罵人罵道天下也有這麼犯賤的東西世界上只有小姐跟小姐吃醋從沒有大姐跟小姐爭風你出來當大姐靠誰吃飯你要和我奪客人你連自己身分都忘記了我們做生意是挂牌子的你要是眼熱你也去掛牌子猷輝暗忖奇怪極了大姐爭奪客人這大姐是誰呢這裏大姐就只一個五妞妞難道他會得爭風吃醋不成我看還是個小孩子呢正想着裏邊又鬧起來却換了一個人聲音想來是五妞妞了只聽喊道甚麼小姐大姐一樣是個人你做得生意我做不得生意麼魏老爺又不是你的家主公要你出來講話你說我跟你爭風我也不犯着跟你爭風呢又聽月華道反了反了你做大姐的奪了小姐客人倒還是你的理真真行脚趕起方丈來了五妞妞道你這種人算方丈你自己

想想你一個人害了人家多少。魏老爺魏老爺的先生唐大人唐大人的兄弟唐二大人都吃你混上了手。他們都是道學先生被你這們一來他們的。名節不就此完結了嗎。其實也何苦通只得不到幾個人白白葬送人家的。名節又聽月華道我們挂着牌子做生意張也管不得是爺李也管不得是娘。只要有錢到手不像你這種賤貨一個錢不得白白給人家弄上了手。小年紀十五六歲的姑娘照堂子規矩也應點上一副大蠟燭。猷輝聽到這裏把舌頭伸了一伸悄悄退出坐上車子仍舊回向廣東會館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一鳴忽驚人尹御史初露頭角

兩堂同獲罪莊侍郎巧事逢迎

却說唐猷輝自到了北京東拜客西訪友靠着三寸妙舌一片靈心亂墜天

花異同。堅白說得人歡喜。個個稱揚。又有石農小燕等一班同鄉官替他。在大人先生跟前稱譽。介紹不到一個月。如錢唐卿成伯怡連荇仙袁尙秋李純客段扈橋姜劍雲米筱亭林敦古黃仲濤荀子佩等一班名士。沒一個不和他要好。猷輝就趁這名士歸心的當口。組織了一個強學會。每日聚集了諸名士演講。他改制變法的新政策。諸名士中要算袁尙秋林敦古跟猷輝最爲莫逆。替他在名賢領袖龔大軍機前延譽了。龔大軍機一見傾心。許他爲時流俊傑。濟國偉人。一經品題。身價十倍。猷輝頓時顯煥起來。此時威毅伯已跟日本議和議成了。訂立了馬關條約。賠償日本兵費二百兆。承認朝鮮爲獨立自主之邦。台灣澎湖隸割日本。開放杭州蘇州等處爲日商居留地。遼東半島割歸日本。在威毅伯簽這幾條約。欸原也爲艦沉兵敗欲守無險欲戰無兵。顧全大局。生靈不得不受虧。一下子朝堂上那班名士那裏

肯原諒他的苦衷一倡百和都說他是誤國庸臣有幾個激烈的還把他當作秦檜賈似道好在威毅伯才大量大這種悠悠之論倒並不放在心上猷輝趁着人心憤激之際愈把變法學說竭力的鼓吹自自然而然朝野人士羣焉附和了袁尙秋宋叔明等朝上一張奏章請開特科暮上一張奏章請廢時文今朝請辦學堂明天請停科舉一時風尚所趨人心一致所談無非變法所行盡是新政莊小燕本是喜歡新法的不必說了就龔和甫老成碩望中朝柱石南國棟樑也被新潮湧捲高談起新政來恰好慈禧老佛爺垂簾勞瘁頗有厭倦的意思龔和甫等趁這機會上摺奏請歸政老佛爺降旨許可退養頤和園把一切政權盡交付於光緒皇帝不過逢着大事還要在老佛跟前通和一聲罷了唐猷輝等忌的就是老佛爺老佛爺一歸政只喜得他手舞足蹈方以類聚一班維新志士無不彈冠相慶林敦古已入軍機做

章京朝野聯成一氣。凡有大經大法。猷輝等私下議定了。然後再行正式上奏。軍機處有着敦古在內。自然再無有不批准的。最好笑。有時摺奏上去。硃批未下。外面已經諠傳遍了。等到批出。果然一字無訛。因此害得唐猷輝到處吹牛。逢人拍馬。稱說光緒皇帝跟自己是布衣交。怎麼怎麼的要好。怎麼怎麼的諫行言聽。你們要謀官。做要謀。差使。只消走我的門子。比了甚麼。龔大軍機連大總管。還要靈起幾倍呢。魏卓亭也在外面大吹其法。螺說道。敝業師南海先生。肚裏頭學問。經天緯地。好到個無上了。所以君明臣良。逢着這麼特達之知。也要好到個無上了。南海先生南海先生的介弟大純先生。福建林敦古先生。湖南談紹先先生。我魏卓亭總算也附驥其間。我們這幾個人。跟皇帝布衣論交。並不講甚麼君臣之禮。在一間秘密室中。坐着講話。內而尙侍九卿。外而督撫司道。升咧降咧。登進咧。罷黜咧。通通是我們幾個。

人議定。然後行的。那些朝士聽了他這些話。就一道烟趨奉起來。頓時把他興頭得要。不的那裏曉得。舉國風從公卿倒屣的時節。竟惱起了一位鱸兒來。你道是誰。此人姓尹。名湯。表字震生。江蘇常州人氏。原職翰林院編修。現當京畿道監察御史。這位尹公平素最講究是儀容。最喜歡是女色。最痛恨是落拓。不羈。見唐猷輝等開口變法閉口維新。當着人悲歌慷慨。背地裏狗苟蠅營。又見舉國風從公卿倒屣。一半是憤。一半是忌。竟然吃起山西醋來。夾夾實實。上了一張參摺。把唐猷輝林敦古唐大純魏卓亭等一古腦兒都參在裏頭。這一來。倒是晴空霹靂。大家都沒有防備。軍機處見了他這奏摺。倒着實籌躇起來。要申飭呢。防他氣更不服。要批准呢。又對不住這一班維新志士。斟酌了好一會子。纔定出個留中辦法來。尹御使見參摺上後無聲無臭。跺脚嘆道。好好的天下。都被我們這位小爺弄壞了。老佛爺也糊塗像

小爺這種人如何可以交付他大事。他連自己身子都管不了。要能夠管大事。自己身體也早不必人家費心了。尹御史這一番話。你道他如何而發。原來大清這一朝天子了反。弗得講起他聰明。天眞是智邁。劉禪德比晉惠。每日跟着小內監們在宮裏頭捉捉迷藏。滾滾銅錢。有時高興就叫兩個小內監抬着個小竹椅。椅裏頭擺一個小呢人。算是出會自己執着小鑼督隊。鑼敲的緩行的也。緩敲的緊行的也。緊鑄鑄鑄鑄鑄。小內監不及奔跑。跌撲在地。小竹椅也翻掉。小呢人也跌碎。他老人家見了。竟爲呵呵大笑。拍手不已。有時獨個兒執着支竹棒。在宮裏頭東也。劉劉西也。敲敲。瞧見陳設的古磁花瓶。鼓凳。就把竹棒去敲。其聲清脆而長。他又快活得要。不的內監只消告訴他老佛爺來了。他就嚇得縮手不迭。尹御史曉得光緒皇帝的聖德。所以發這幾句議論。當下見參摺留中。發很道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拚着這。

個官再動他一個奏章奏請太后再行垂簾看他們怎樣那裏曉得這個念頭剛剛起不知怎樣唐猷輝等已經曉得了尹御史正在書房裏頭起奏摺稿忽地一個家人奔進來報說老爺上諭下來叫老爺仍回原衙門了尹御史知道又是猷輝等手法權時隱忍一字不談歡歡喜喜回到翰林院去當苦差唐猷輝排去了尹震生宛如眼中拔去一釘活潑了許多此時新政上諭聯翻而下開經濟特科咧廢時文詩賦咧改經義策論咧開學堂咧派出洋咧提創實業咧獎勵報館咧五花八門陸離光怪口難盡講筆難盡述魏卓亭更在上海開辦一種旬報名叫維新報卓亭的文章氣筆兼旺透關非凡又因那時旬館是破題兒第一回所以全國風行營業非凡發達營業愈發達猷輝的變法學說流傳得也愈廣流傳愈廣附和的人也愈多猷輝的聲勢也愈盛上海談瀛會中一班人見了朝廷這個新氣象也無不額手稱

慶就從前做過招商局總辦現充督辦的成木生也見風使帆在上海開辦了一個師範學堂繼而大興土木糾工庀材又建築一所極宏廠校舍名叫南洋公學開辦費常年費都取給於招商電報兩局這成木生是中國改造的大功臣本書末回大結束專制國終嬰專制禍自由神還放自由花那專制禍的所以嬰自由花的所以放全是他一人之力一手之功倘沒有成木生我們中國不知沉淪到甚麼地步又那裏來光明燦爛的自由花開放在神州赤縣上呢原來這成木生是常州城裏舊家子弟由附生出身捐了一個候補道署過兩任事又放過一任關道靠着手腳靈變官徑熟透在宦海中擾一竟沒有黑過法越戰爭莊崙樵頂著個三寸厚銅盤赤著腳鑽在難民淘裏逃走時候招商局股票一落千丈賤到個要不得的木生市情本很熟悉曉得和議一成一定要漲起來被他放出銀子大大的一收竟爲收買了

大半從此招商局大股東就要算他魁首了。成木生的老子倒是甲榜出身。外放過一任知府。跟威毅伯聽說還是同年呢。木生天生本領。共有三樣。第一是吹牛皮。第二是拍馬屁。第三是鑽狗洞。他曉得威毅伯是中興功臣。名賢領袖。就不惜陪些小心。獻些殷勤。常到伯府請請安。站站班。曲盡小輩儀注。威毅伯見他人還漂亮。就派了他這招商局督辦差使。中日開戰。他又謀着個採辦軍火差使。聽說這個差使裏他多了好幾個錢呢。這日木生因公學房屋將次完工。跟幾個賬房商議延聘教習招考學生事情。忽報電報局總辦來拜木生。接着談天。總辦道。纔接京裏來電。戶部堂官全夥兒壞掉了。聽說是爲了一樁甚麼案子呢。木生道。戶部堂官莊小燕不是也在戶部當差嗎。這莊侍郎是傅相平素器重的。倒不好不打個電報去問。一問當下擬好電稿。總辦要討好起身道。就兄弟帶了去。總比他們便宜一點子。木生說。

了。費神。兩字。總辦。接了。電稿。告辭。上車。飛也。似去了。到晚上。十一點鐘。回電。已到。莊侍郎。安然。無恙。總辦。馬上。報知。成木。生木。生笑道。我曉得。他不要。緊的。他這個人。何等的。乖巧。逢迎。手段。况又是一等。欲知。戶部。兩堂。果爲。何事。獲罪。且聽。下回。分解。





小史說
摩海花二編終

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二月再版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許 刻



編輯者 青浦陸士諤

印行者 大聲圖書局

上海九畝地富潤里三弄第七十二號

總發售處 時務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時務圖書館

上海四馬路五百廿一號

孽海花三編 定價大洋五角

全部四冊 定價大洋二元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7848